



□ 12
3764
28

D12
3764
28

春秋賓禮表敘

昔者先王爲賓禮以親邦國制爲朝覲聘問會同盟誓之禮所以協邦交明上下崇體統息紛爭也六年五服一朝又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則世相朝終其君之世一見而已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是則朝聘會盟由來舊矣當其時諸侯率天下而羣奉乎一尊天子錫隆施以推恩乎萬國疏數有嘗期貢賦有常數資予有常典體統相承尊卑不紊豈非天下爲同大一統之世哉東遷而後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于是列邦不修朝覲之禮而天王且下聘矣歸賵矣錫命矣終春秋之世魯之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如齊至十有一如晉至二十甚

太下中七九
1991.4
贈寄
91-61

者旅見而朝于楚焉天王來聘者七而魯大夫之聘周者僅四其聘齊至十有六聘晉至二十四而其受列國之朝則從未嘗報聘焉由魯以知天下而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概可見矣隱桓之世盟會繁興諸侯互結黨以相軋自莊十三年齊桓爲北杏之會而天下之諸侯始統于一無敢擅相盟會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鄢陵始復爲參盟而諸侯之權復散七國之分擾秦雄之并吞實兆于此蓋嘗綜一經之始終而論之由王而伯由伯而爲戰國世運遷流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其于魯論則深予管仲之伯蓋悲王道之不行而以爲惟伯猶足以維之也至伯統絕而春秋不得不夷而爲戰國矣觀于朝聘會盟而天下之勢由天子而諸侯而大夫屢降益下歷歷可見故備列之輯春秋賓禮表第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十四

春秋大事表十七 實禮

公朝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僖公朝于王非公之能朝王也天子在踐土在河陽晉文率諸侯以朝王而公亦與朝也又非晉篡能尊天子也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致天子于河陽而因率諸侯以朝也春秋書曰王所非其所也不與王之于踐土于河陽也而天王不當下勞晉侯不當召王其實著矣書曰公朝不與晉之主是朝也而晉文非真能率諸侯以尊天子其實亦著矣然而猶書曰朝至成公朝于京師則并不書朝何也僖之朝雖朝于外朝也成公會晉厲伐秦道過京師

南菁書院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因而朝焉則意不在于朝也春秋誅其意故不曰朝而曰如京師于文又曰公自京師遂會伐秦而成公簡慢之實著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朝王所者二而皆不于京師書如京師者一而又不以朝此天下之盡無王而春秋所以作也

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陳氏傅良曰外朝王吳氏澂曰古者天子張氏洽曰魯從諸侯不書書魯以見其餘巡狩方伯率諸侯以伐秦未有不由周者春秋所書王所之朝朝于方岳之下此禮秦之伐鄭過周北門諸說皆非貶晉獨趙之廢久矣今一歲之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氏鵬飛謂諸侯不因中天子而受諸侯之故魯與諸侯因講朝晉文之會未必朝也朝晉文之心第欲借禮于京師而後同盟聖人特以顯晉文之此以奉諸侯翕然實予成子爲伐秦之行功愚謂晉文功之首論而名則正心非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而罪之魁也當楚頃迹則是敗吳亦有禮公廢而偶行于伐強肆之餘一臧勝之心焉

秦之役沒而不書是

使天下猶知有周此晉文之功也不則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屈使就己開後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漸此晉文之罪也

列國來朝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于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呂氏大圭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甚則朝遠夷之君而齊

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監而不能與魯伉矣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凡書來朝貶也諸侯不朝天子而朝同列與不朝天子而受同列之朝其罪均也況旅見乎況以諸侯而受同列之旅見乎交譏之矣蕭叔朝公朝于外非其地也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當朝而疾疾而世子攝行于王可也于諸侯不可也

桓二年滕子秋七月紀侯桓六年紀侯莊五年鄫黎莊二十七年

來朝　來朝　來來朝　杞伯來朝

杜氏預曰隱十一年吳氏澂曰齊謀并紀左傳紀侯請王命以穀梁微國之君未爵

稱侯今稱子蓋時王而鄭助之紀國度不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命者也　范氏甯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所黜

朱子曰滕子來朝爲睦故來朝魯以求莒郯冬又來朝紀之求世出于邾邾挾之後從公會自此年稱伯魯至矣卒不能有益夷父顏有功于周別終于春秋中間更能春秋責魯坐受邾國封爲附庸曾孫黎來從子恐亦當從旨貶有功春秋數從齊桓以省貢賦之說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

劉氏敞曰未成國謂之邾既成國謂之小邾

能自存以魯與齊鄭家氏鉉翁曰夏會于孔氏穎達曰邾之上案杞爲二王之後當說甚多或云時王所黜不知當時時王已不行黜陟之典或云春秋惡其朝桓然豈有惡其朝桓而并後世子孫盡削之之理或云當喪未君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獨程沙隨則謂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隨其爵之崇卑以爲多寡故往往自貶降以省貢賦恐是如此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鄭初襲用侯禮以交于大國後來益困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如此

僖七年夏小 僖二十年夏 僖二十七年 文十一年秋 文十二年杞

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春杞子來朝 曹伯來朝 伯來朝

何氏休曰齊桓公自天子進之

孔氏穎達曰二十四年傳言晨所云邾之卑杞杞不共也

左傳杞桓公來朝公左傳即位而來朝也

杜氏預曰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

趙氏鵬飛曰諸侯世絕叔姬而無絕昏公年傳言晨所云邾之卑杞杞不共也

左傳杞桓公來朝公

杜氏預曰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

趙氏鵬飛曰諸侯世絕叔姬而無絕昏公年傳言晨所云邾之卑杞杞不共也

家氏鉉翁曰自周之東以篡得國王不能失地之君非也失地討而命之者多矣如之君何得言來朝曲沃武公姓名不登鄭氏樵曰邾有二桓于簡牘不與其封也二年取邾大鼎北邾邾小邾皆存而不削也

劉氏敞曰公羊以為蓋杞以子禮來朝公弱為判不復顧禮曹伯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愚謂春秋雖怒其失禮而是秋遂文公即位而朝魯未使公子遂入杞也則聞魯文公即位而朝魯受魯之伐而不敢不以伯禮來也自

趙氏鵬飛曰子大叔之變如是前胡為而子之此胡為而伯之至後日又胡為忽子之而未幾旋伯之杞以微弱小國去周又遠有何交涉而數數得罪于天王又數數邀寵于天王也蓋此之稱伯因前此貶以子禮朝魯受魯之伐而不敢不以伯禮來也自

單州有二邾城

文十二年秋 文十五年夏 宣元年邾子 成四年杞伯 成六年夏六

滕子來朝 曹伯來朝 來朝 來朝 月邾子來朝

左傳亦始朝公也

劉氏敞曰左氏以諸侯五年再相朝為合文之世當與魯抗今桓滕昭相繼來朝而禮非也諸侯于天子宜纂立而反朝之非文公不一修往覲之五年一朝不得于列畏魯乃異齊也齊悅禮于京師無王甚矣國亦用此禮

杜氏預曰將出叔姬高氏閌曰天王新即位不朝王而朝魯可見其惟陵我是畏也

汪氏克寬曰曹文杞侯五年再相朝為合文之世當與魯抗今先修朝禮言其故

趙氏鵬飛曰子大叔而公論不復存矣

後成四年與十六年來朝守其常賦惧稱伯至襄二十九年來盟是時杞為晉平公之舅晉為減杞貢使魯歸杞田杞挾晉之勢從簡禮以娶魯故乃復書子以後終春秋頭稱伯蓋因貢賦之為細以為升降此諸事之顯然者

謂之襄之伯也今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見曹伯來朝適合五歲之期遂據以爲古制多見其附會而不通矣

成七年夏五成十八年秋八月邾子來　襄元年邾子襄六年滕子

朝杞伯來朝　來朝

趙氏鵬飛曰曹于諸侯未爲小國乃征役則上同于衛鄭而朝覲則下比于邾莒蓋亦難矣鞌之戰曹固與齊無憾徒受晉魯之役其餘救鄭伐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勢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

左傳杞桓公來朝勞汪氏克寬曰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朝魯今襄公新立故矣此復來朝者以魯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魯而請爲昏

李氏本曰邾子去年李氏本曰滕向無朝立九原于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依附魯耳

睦于魯賴魯以爲比耳

襄七年春邾小邾子來朝襄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昭三年秋小

子來朝　曹伯來朝　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左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見也

季氏本曰成七年吳伐鄭鄭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遂不禁鄭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汪氏克寬曰卽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禮而以是朝魯得爲禮乎

季氏本曰小邾雖累從晉列于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

昭十七年春秋邾子來朝定十五年春哀二年滕子

家氏鉉翁曰周魯俱衰興章闕壞而小國小邾子來朝　王正月邾子來朝

汪氏克寬曰自三年之告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

來朝至是十有五年

汪氏克寬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至此凡七十有三年矣

再朝于昭公

列國旅見

隱十一年春桓七年夏穀桓十五年邾

滕侯薛侯來伯綏來朝鄧人牟人葛人
朝　侯吾離來朝來朝

劉氏敞曰兼言之譏杜氏預曰不總稱朝陳氏傅良曰旅見非旅見也非天子不旅各自行朝禮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　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

朝不于廟及受世子朝

莊二十三年桓九年冬曹

蕭叔朝公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公羊曰公在外也何氏休曰言朝公惡公不朝于廟

程子曰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案禮朝聘必受之于太廟歸美于先君且亂之道也

重賓故朝不言朝公葉氏夢得曰諸侯朝聘不言聘公謙不敢天子有疾不能朝則以己當之也今公為使世子攝射姑攝朝

與魯侯遇蒙而蕭叔子魯是伉天子之禮就蒙朝之公偃然受于諸侯也之書朝公以志公為已侈不書來朝以志蕭叔行禮為已簡交譏之

附列國來朝後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邾子來會不言朝不用朝禮也祭伯來祭公來不書朝不當朝也介葛盧來白狄來亦不書朝不能朝也實來朝而不復其國也並附列國來朝後

定十四年邾

子來會公

杜註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正義云就莵處行會禮

李氏廉曰莊公及齊遇讐而藹叔朝公定公大薨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

隱元年冬十有一月祭伯來

正義云以自來爲文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私行朝不能予朝也明非王命

程子曰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祭伯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特書以正其罪

桓六年春正月實來

杜氏預曰州公自曹來朝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州公如曹脩文也言舜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

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實不書州亡其國也

公如列國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書公朝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書公如齊十如晉二十一如楚二比而觀之由魯以知天下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不待貶而自見矣僖十年公始朝齊自後不朝齊則朝晉知盟主而不知有天王迄襄昭之閒伯統亦衰遂旅見而朝于楚知蠻夷而不知有諸夏此又世運

桓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

年介葛盧來

何氏休曰前公薨許不在故更來朝

孫氏復曰一歲而再來非禮之甚

杜氏預曰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白狄來

之一大升降也

僖十年春王僖十五年春僖三十三年宣四年秋公宣五年春公

正月公如齊王正月公如冬十月公如如齊

齊

張氏洽曰僖公始朝齊見于葵邱之後齊桓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高氏閌曰公本事齊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汪氏克寬曰宣公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至是晉文伯而受盟焉朝于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李氏廉曰經書公如天子之禮矣

汪氏克寬曰杜氏謂往朝之盛僖因喪齊凡十四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此爲朝齊之始僖如一朝之義皆非是周也何休謂合古五年齊三宣如齊五昭如齊一改事齊也

制諸侯邦交但曰世相朝爾

宣九年春王宣十年春公夏公如齊

正月公如齊如齊

胡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故生則

昭二十七年冬公如齊

春公如齊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終

范氏甯曰有母之喪王氏肅道曰比年朝傾身事之沒則親往而行朝會非禮

正事齊如事君

弃喪

已上如齊

文三年冬公文十三年冬成二年夏公成四年公如成十年秋七

如晉

公如晉

如晉

月公如晉

李氏廉曰文公二年朝晉以及處父盟見辱不書故此爲書公如晉之始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

案自此年朝晉後至成三年始復朝晉首喪而朝成公事晉率敝歸欲求成于楚而天王之喪今乃弃晉尾歷二十七年而晉宣公之舊隙乃解

左傳拜汶陽之田

高氏閌曰公連歲如晉人止公使送

左傳晉人止公使送

高氏閌曰公連歲如晉人不見討者以當晉之禮不施之王而施而止家氏鉉翁曰甚執使之送葬故聖人譏昏成中無所主也于景公之葬沒而不

家氏鉉翁曰魯宣諸晉者以嘗即楚故也葬

齊未除喪而會既除案是年晉侯見公不高氏閌曰公昔不弃喪而朝成公事晉率敝歸欲求成于楚而天王之喪今乃弃晉宣公之舊隙乃解

晉之禮不施之王而施而止家氏鉉翁曰甚執使之送葬故聖人譏昏成中無所主也于景公之葬沒而不

晉之世趙氏宗國君之晉臣多閒又楚莊暴興案宣公之世謹事齊始與晉連兵伐齊以書而晉方與秦搆難無而急于晉至末年頃有鞏之勝謂當與晉暇以諸侯爲事逮宣公立僖猶未絕齊成爲睦未幾月率先諸公鎮立而終身謹事公卽位去齊卽晉齊侯受盟于楚猶幸晉齊晉怵于秦楚之合伐北鄙以搆怨魯衛人之無討故去年如

而齊魯之黨比在所助晉戰鞌取汶陽之田遂改其所以事齊救前日盟之過一不問也至齊頃肆毒田遂改其所以事齊救前日盟之過一不爲所禮又將叛而乞師于楚以伐齊適者事晉矣

不爲所禮又將叛而會楚莊卒乃改用晉師既而鞌師大勝乃朝晉使非鞌之役魯將改其事齊者以事楚如德公之以楚師伐齊取穀矣然則鞌之功豈在城濮下哉

成十八年公襄三年公如晉

如晉

晉

時悼公新立公如晉高氏閎曰童子侯不在朝嗣君李氏廉曰成公朝晉人之禮也豈可反朝者四四年不見敬十同列乎年見止惟十八年悼公卽位之朝無談

左傳公如晉聽政一朝聘之數

襄二十一年昭二年冬公

襄四年冬公襄八年春王襄十二年公

正月公如晉如晉

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士勳之辱

趙氏匡曰大國使聘卽須自往拜之是公無恙處也左氏以爲合禮一何謬乎

昭五年公如

昭十二年公昭十三年公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

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

晉

湛氏若水曰朝聘有常期襄公特附晉之強兵取邾之田而往拜之是交以利而不以義矣

案公以晉少姜之喪而特如晉弔晉以非五惟此年得善往返

復季孫宿如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卽無失禮

復

汪氏克寬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如晉至河乃如晉至河乃

復

左傳公如晉有吳謂其使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汪氏克寬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邱之盟猶欲託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而不得入也

昭十五年冬昭二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昭二十九年

公如晉

趙氏鵬飛曰公屢如晉而晉卻之至河乃

公如晉至河冬公如晉至公如晉次于

河有疾乃復

乃復

乾侯

公如晉次于

乾侯

復以季氏之故也今左傳鼓叛晉晉將伐晉方爲魯執季氏而鮮虞故辭公
釋之公無所博晉無家氏鉉翁曰叔孫爲晉所阨故聽公一朝焉政季孫惡諸晉士鞅汪氏克寬曰是時叔孫婼拘囚于晉昭公窮辱若此怒卑已故公爲所卻蓋季氏外交强國大夫以脇制其上也孫氏復曰公前年如晉此云次于乾侯之于乾侯大是行本以請婼而懼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汪氏克寬曰晉伐鮮虞春秋因而書之以免虞啓坊于邦交之禮其不得入于晉也其高氏閌曰公去齊如晉晉復不受諸侯出事不過託辭以拒公況是年晉實未嘗有奔很狠未有如公之甚者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家氏鉉翁曰意如之簒晉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慮案家氏之言最得季之情狀程子謂晉人怒者猶爲忠厚之見也

已上如晉

襄二十八年昭七年三月十有一月公公如楚

如楚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薳啓彊召公三月公如楚

鄭氏玉曰以朝聘往陳氏傅良曰列國之猶曰辱況以臺榭之

君旅見于楚始于此蓋往不待貶而見矣

已上如楚

天王來聘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天王來聘必書穀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諸侯朝而王聘正也諸侯不朝而王聘非正也況桓宣篡弑之賊王不討而反聘之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而王之下聘有七隱桓之世絕無報聘比事以觀而天王之失道魯之不臣不待貶而自見矣

隱七年冬天桓四年夏天桓五年天王桓八年天王聘　王使凡伯來　王使南季來　王使宰渠伯使仍叔之子使家父來聘　斜來聘　來聘　杜氏謂家氏父字季氏本謂父乃名也蓋

程子曰春秋時諸侯張氏治曰隱十年之張氏治曰斜爲天子桓王預曰仍叔天子天子之元士節南山不修臣職朝覲之禮聞宰咺凡伯南季三家宰不能正典刑而反至魯廷而魯皆不報衛駘羣臣乃親奉命于父字幼弱之辭也宛王訥豈有不自稱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知隱公之罪大矣　名

穀梁曰程子以爲天王失威福之柄張氏以桓公爲嫡而可立以不名爲貶皆以著未嘗一至春秋傷周洽王罪魯賢兼用二故終之聘與賵之歸其與逆之罪也　同聖人終以桓公非嫡而不當立故渠之名與咺之斥同

說

僖三十年冬宣十年秋天　附　莊二十三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王使王季子來聘　年祭叔來聘

程氏端學曰魯不過因會盟晉侯朝于王之重而聘桓季子以之天夫倘不以王命所而已襄王不能正介弟之尊而聘宣禮來則當以祭伯來之王法而下聘焉已爲益瀆矣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外交也　王氏葆曰祭叔天子例書倘以王命來則

矣遑況遣冢宰乎　汪氏克寬曰求求止當以天王使凡伯之于文公來聘止于宣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公錫命止于成公非其假王命而私朝也削之而不紀益王命不定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耳

聘周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宰周公也而以二事出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而以大夫往宣公五朝齊而仲孫蔑一如京師襄公五朝晉而叔孫豹一如京師入春秋以後天王聘魯者七而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又皆簡慢不恭如此其罪可勝誅乎或曰隱桓之世天王來聘者五魯大夫之報聘者亦無聞焉或者得禮而常事不書乎曰報聘非得禮也王制諸侯于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東遷以後諸侯莫朝覲天子蔑如也其卿大夫之聘亦安有合王制而無失禮者哉設隱桓之世魯大夫一如京師國史必書夫子必存而不削設天王聘而魯一報聘春秋尤必書之以志其非禮而不見于經是僖三十年以前魯實未嘗聘周也入春秋幾百年而後公子遂一報聘猶愈于隱桓之不答聘者矣文元年得臣一拜命猶愈于莊公成公之不拜命者矣又二十七年而仲孫蔑一如京師其後又五十餘年而始有叔孫豹之聘自是之後終春秋不復聘王矣

僖三十年公　文元年叔孫宣九年夏仲襄二十四年子遂如京師　得臣如京師　孫蔑如京師　叔孫豹如京師　叔孫豹如京師

遂如晉

家氏鉉翁曰拜錫命胡傳當歲首月公朝也在喪不能躬往使于齊而夏使大夫聘師

杜氏預曰報宰周公臣可也除喪朝王然于京師比事以觀不左傳賀城郟也之聘又命自周往聘李氏廉曰魯之聘王晉故曰遂後于禮爲遽而文公得貶而惡見趙氏鵬飛曰宣公卽位九年而朝于齊乃循習舊事終不能往陸氏九淵曰宣公卽止此此後止書叔孫趙氏汸曰周禮諸侯之會葬而已一使其大夫聘于周汪氏克寬曰襄之聘于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于天子言聘室王迹既熄遂施倒置悟不爲異蓋東遷禮失之辭

聘列國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出聘五十有二如齊十六如晉二十四如楚一皆著其以弱事强也如宋五如陳如衞如邾各一報聘也公孫茲如牟娶齊如莒行父如陳聘且娶焉春秋止書如不正其以公事而行私事也

僖七年公子僖十三年冬僖二十八年文元年公孫文十七年冬

友如齊　公子友如齊公子遂如齊叔如齊

李氏廉曰君大夫卒聘于齊始此

趙氏鵬飛曰自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友如齊則大夫聘問受聽伐楚之期以後凡之當矣自是僖益恭肯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而齊益驕聘終齊桓之世不怠

張氏洽曰十年春正月公如齊僖君始朝後齊取穀未及報怨因不相干

高氏閌曰會晉始爲高氏閌曰會晉歸而遂故也

魯因使公子遂聘齊故也

講好而釋前怨也

文十八年秋文十八年季宣元年夏季公子遂如齊宣八年夏六

公子遂叔孫孫行父如齊孫行父如齊

得臣如齊

劉氏敞曰公子遂將弒君謀之齊而後決故經書子卒先原其以求平也

高氏閌曰行父實與左傳納賂以請會齊拜成

胡傳再書于策者著弒謀故出奔歸而行父遽如齊恐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納賂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行父不憚自行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

左傳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故襄仲如

月公子遂如

齊至黃乃復

杜氏預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家氏鉉翁曰凡使不書介得臣預逆謀故並書

宣十年季孫冬公孫歸父
行父如齊
齊頃公立而初聘

成十一年秋襄二十年叔昭九年秋仲
叔孫僑如如老如齊
孫貜如齊

如齊
左傳伐邾故也
高氏閌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二歲張氏洽曰蓋謝戰奪之師捐歸汶陽之怨王氏葆曰齊曩陵魯迫于晉之辱而不得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固齊好已也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復修舊好

定十年叔孫
州仇如齊
杜氏預曰謝致邸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齊二十五因事而往者九逆女三納幣一單伯一葬一涖盟二其正聘于齊十有六莊三

十二年慶父如齊襄梁曰奔也不在正聘之數
又曰魯之聘齊自僖公始以齊桓創伯也經于僖公書如齊者三于文公書如齊者再文十八年春公薨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二卿並出假聘事以行篡奪之謀自是十年之中七聘于齊襄仲行父奔命不遑或一歲再往春秋悉書于冊而遂及得臣行父三人之同惡與齊人納賂黨惡之罪昭然矣至宣十七年斷道之盟魯始叛齊親晉交相侵伐鞌之戰四卿同將逞其私忿迄成十一年而叔孫僑如始再聘于齊以修前好其後襄公二十年而叔老如齊昭九年而仲孫貜如齊定十年而叔孫州仇如齊或二十年而一聘或三十年而一聘云

僖二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公子遂如晉

高氏閌曰王舍且賵鄭氏玉曰魯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朝于晉而王氏樵曰晉未聘魯晉拜分田之賜而不朝于晉而魯初往聘故左傳曰請命于周正疆理之遂初聘于晉周先聘復值知有他而不知

僖二十六年公孫敖如晉

汪氏克寬曰文公即位六年再朝于晉而事大子之禮

文五年夏公孫行父如晉

高氏閌曰王舍且賵鄭氏玉曰魯遣使如又來會葬矣猶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貴卿比年往聘過于

文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時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魯甥單伯如齊唁叔姬齊人執單伯并執子叔姬故行父如齊以請于齊也張氏洽曰魯不能以義討而反因晉以求齊行父爲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皆罪也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汪氏克寬曰文公即

秋季孫行父宣十八年公

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成六年公孫敖如晉

胡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年公兩朝晉此年嬰

冬季孫行父如晉

貢氏仲炎曰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亟于聘魯者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侯被執之事未嘗絕而聘晉者畏其威而諂事之也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高氏閌曰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

孫歸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孫敖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襄四年夏叔孫

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

孫宿如晉

是時晉悼初立修禮于諸侯襄公凡九聘以成屬鄫晉始于此年

襄五年叔孫

如晉

左傳靚鄫太子于晉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是年莒人滅鄫晉人以爲討故季武子如晉謝亡鄫

襄六年季孫

劉氏敞曰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爲附庸于魯以自定故相與往

襄九年夏季

孫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叔孫豹如晉

李氏廉曰五年九月左傳報范宣子之聘成之會穆叔以屬鄫也

孫宿如晉

趙氏鵬飛曰言齊之見伐故一八年晉率諸侯爲平陰之役

見于晉明年莒郎滅鄫則是往爲無益矣

襄十九年季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仲孫羯如晉冬仲孫羯如弓如晉

孫宿如晉

吳氏澂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左傳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晉

杜氏預曰賀克欒氏也

左傳報范獻子之聘弓如晉以報之也

趙氏鵬飛曰晉韓起來聘通嗣君也故叔

昭六年夏季昭二十三年定六年夏季

孫宿如晉

如晉

卓氏爾康曰魯受莒左傳賀厥祁也李哀之弃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嫚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

春叔孫婼如孫斯仲孫何

晉

以魯取邾師故邾人邀于晉爲晉人所執鄭伯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高氏閌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累數之見二卿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晉二十有八會葬三昭二年

公如晉晉人辭公季孫宿如晉弔少姜也不在聘數其正聘

于晉二十有四

又曰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爲聘周之始亦聘晉之始其明年遂復如晉拜曹田文公之世如晉者五宣公篡立結援于齊亦聞晉有內亂故君臣專意事齊而于晉使寥寥焉僅十八年歸父一聘而已成公嗣立大夫如晉三見于經然晉不以德綏諸侯公數見止辱晉于是失盟主之禮矣其後晉悼修文襄之業使命數來而魯修聘事亦謹襄公之編見經者九昭公屢朝于晉而見距三聘于晉而執行人專

于事大而不知所以自立其見辱宜矣而晉伯亦衰定六年以後魯君臣之如晉者無聞焉

文十一年公成五年仲孫蔑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邾人于瑕丘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汪氏克寬曰蔑與華元交而明年遏于首谷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譎于邦交者如是乎

豹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豹如宋

左傳通嗣君也

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汪氏克寬曰魯自請

春叔孫婼如宋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宋八因事而往三致女一葬共姬一葬平公一其正聘于宋五

襄二十年季昭二十五年

汪氏克寬曰意如遣鄆邑交兵不遑朝聘公室之正卿爲已逆往來之事雖向戌來婦專恣甚矣討私邑聘而亦未之報今始使公室之卿圖之娶于齊遂交好鄰國已喪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莊二十五年文六年夏季冬公子友如孫行父如陳

左傳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汪氏克寬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

杜氏預曰報女叔之聘也

李氏廉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閒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益出于季友原仲之私情矣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陳三葬原仲一其正聘于陳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張氏洽曰楚與吳讐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甚昭公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遣啟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不在正聘之數

僖五年夏公成八年公孫敖如齊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孫茲如牟　嬰齊如莒　孫豹如邾　孫宿如衛

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左傳逆也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左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吳氏澂曰大夫託聘

孔氏穎達曰叔孫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高氏閌曰公初卽位趙氏鵬飛曰公初卽妻已定但卿非君命矣非禮也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好既而公如晉再大平以無忘舊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爲逆婦夫如晉者三而衛至七年而始報之故謝緩報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十四終

新陽汪之昌
吳縣吳大椿　校

春秋大事表十七 賓禮

南菁書院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列國來聘

汪氏克寬曰經書諸侯來聘三十一齊聘者五晉聘者十有一宋衞聘者各四陳鄭秦吳聘者各一楚聘者三魯以秉禮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

隱七年齊侯桓二年冬齊僖二十三年宣十年齊侯襄二十七年使其弟年來

侯使其弟年來聘

侯使國歸使國佐來聘春齊侯使慶

來聘

父來聘

李氏廉曰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納封來聘

程子曰不稱公子而稱弟者僖公私子吳氏澂曰二十六年合之時也歸父之來家氏鉉翁曰齊靈莊有伐齊取穀之怨二晉襄未定之時也國相繼魯受兵無寧日

同母卒致其子嬴弒嫁之使大夫隨加聘十八年晉文既伯公佐之來齊頃有志于景公立始通好春秋之禍
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子遂聘齊以解祇而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書以美之
在魯而出則曰致女講好越六年而歸父景初立而有志于爭
在他國而來則總曰來報公子遂之聘也伯也皆出于私情然
聘
春秋之初齊猶加禮
于魯至相既伯僖七
年公子友如齊之後
魯使之聘齊者二十
二而齊聘僅三至焉
亦可以觀世道矣
案是年齊頃初立公
既親往奔其父喪又
使行父聘嗣君故國
武子來報聘

成八年晉侯成十八年晉襄元年晉侯襄八年晉侯襄十二年夏
使士燮來聘侯使士匄來聘侯使荀罃來聘使士魴來聘晉侯使士魴
左傳言伐鄆也以其
聘
事吳故
徐氏彥曰天王崩而
西國得行朝聘者杜
氏云辛酉九月十五
年至襄十二年七匄
冬者十月初也四國
皆尊士魴凡四聘魯
拜師
案是時吳晉未通故左傳拜公朝也
鄆事吳而晉遽魯往
許氏翰曰公朝始至
冬者十月初也四國
左傳告將用師于鄭
趙氏鵬飛曰晉以聘
問結諸侯薄往而厚
來伯者之術也故冬
公如晉
來聘
杜氏預曰謝前年伐
鄭師
汪氏克寬曰成公末
年至襄十二年七匄
來聘甘
杜氏預曰謝前年伐
鄭師
趙氏鵬飛曰晉以聘
問結諸侯薄往而厚
來伯者之術也故冬
公如晉
來聘

使之
而聘使繼來晉悼之行朝聘之時王之訓則晉之所以結與國
下諸侯肅矣此列國皆未至于魯叙詭及者不亦厚乎宣悼公
之所以聘而叛國之公羊疏俱同杜說
所以服也
楊氏士勛曰若其聞
喪豈天子以九月崩
當月卽赴子來朝冬
初卽晉衛來聘晉是
有禮之國焉得受之

襄二十六年襄二十九年昭二十一年文四年衛侯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晉侯使士鞅來聘侯使韓起來夏晉侯使士鞅來聘使甯俞來聘
吳來聘
來聘
鞅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
召諸侯將以討衛
李氏廉曰觀拜城杞
家氏鉉翁曰林父據之便卽私情之不足
成以叛晉人以兵戍以令諸侯可知矣
之衛人伐戚殺晉戍
三百人晉不知自反
乃會諸侯謀有討于
衛使荀吳來召公當
拜城杞也
趙氏匡曰左氏云爲
杜氏預曰晉頃公卽
會諸侯于垂隴將伐
衛幸得陳侯爲之請
告爲政之理前後爲
政者多矣何不來乎
政而來見禮也案伯
位通嗣君
國正卿無有適諸國
趙氏鵬飛曰晉至頃
成執孔達以說于晉
公公室日衰大卿日
而後得免甯俞代爲
政衛服伯主而無事
吳氏澂曰衛自孔達
爲政侵鄭伐伯主晉
黃氏正憲曰晉自趙
武興楚狎主夏盟諸
侯蓋伯業旣隳諸侯
其莫衛侯朝晉至秋
侯由此不專事晉韓
外之彼亦知無求于
而來聘魯焉甯大睦

晉平之世強臣僭橫例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襄元年冬衛成八年宋公昭十二年夏莊二十五年侯使公孫剽使華元來聘使華元來聘宋公使華定春陳侯使女來聘

左傳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

叢辰曰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云王計未至迫公穀俱不然愚而范氏宿徐氏彭楊氏士勛咸主杜氏恭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主貶必以為計告已及恐無

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聘好有所不鄰以安社稷皆出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急也

俞之謀夫子稱其知謂有志于治者矣

汪氏克寬曰二十三可及者蓋如此年晉執舍蓋原于士鞅之怒自是晉之聘魯終于此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李氏廉曰魯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外裔來聘

莊二十三年文九年冬楚襄三十年春文十二年秦襄二十九年荊人來聘

子使椒來聘楚子使薳罷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

家氏鉉翁曰著其漸李氏廉曰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聘來聘

汪氏克寬曰術不稱氏文定謂叛楚子使聘

李氏廉曰荊之聘魯通也至是椒聘書子左傳通嗣君也
三始書荊人繼書楚術聘書伯雖曰能聘高氏閎曰公踰年在椒一例今考歸葬稱杜氏預曰吳子餘祭
子使椒又繼書楚子而列國之無伯亦可楚楚郟敖新卽位故秦人而此年來聘稱既遣礼聘上國而後
使遣龍盍進之以漸見矣君大夫是亦禮進之死礼以六月到魯未
也其義三傳皆同然闢聲而旋有伐鄭張氏洽曰魯以君行聞喪也不稱公子其
荊聘魯而旋有伐鄭而楚以大夫聘此桓禮未同于上國
之師介朝魯而繼有文之所以行乎列國
侵蕭之役秦人歸禚者故自宋之盟楚人
來聘而意在河曲之行伯主之禮非晉乎
戰其窺覘之謀離閒趙武之責而何哉
之術常如此

來聘及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凡聘之志皆議而聘而及盟尤爲非禮
聘而盟胡氏以爲大夫私盟專命遂事非也何休註公羊以
爲聘盟兩受命者是矣然大夫有聘無盟以大夫盟公伉也
以公及大夫盟卑也凡此類皆當時諸侯昧于上下之辨而
政在大夫所由來也故春秋凡聘而及盟皆不書公所以深
惡之

成三年冬晉成十一年晉襄七年冬十襄十五年春
侯使荀庚來侯使卻犨來月衛侯使孫宋公使向戌
聘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來聘二月己
良夫來聘丙犨盟　成戌及孫林父亥及向戌盟

于劉

午及荀庚盟　高氏閎曰公留于晉
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而使
丁未及孫良　左傳尋孫桓子之盟孔氏穎達曰劉蓋魯
大夫盟之晉之無禮卽成三年使孫良夫城外之近地
夫盟　來聘丁未及孫良夫許氏翰曰不盟于國
家氏鉉翁曰與三年盟是也林父良夫子而盟于劉崇向戌故
于公甚矣　汪氏克寬曰不言公
蕭嶽曰左公羊皆以荀庚來聘而盟書法見其伉也聘而遂盟
爲尋盟則是二臣之同荀庚之盟尊自慊已爲非禮況以千乘
聘盟兩受君命非奉其貳求與之盟雖伉之君而降尊失列與
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其責在魯今晉厲

也劉氏敞以爲事命無禮于公懼公卽楚生事過矣又謂不繫故遣卻犨爲此盟其于國以見遂事之辱責在晉不知奉使而來既書晉侯衞侯則及盟可不繫于晉衞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齊之聘魯者五而齊年再來在隱桓之世其後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公朝齊者十有一魯大夫之聘齊者十有九而齊使僅三至焉蓋其視魯爲已卑矣魯朝晉者二十一聘晉二十有四而晉使之來十有一荀庚卻犨之聘而及盟以大夫伉也士燮之聘言伐鄆以伯令徵也惟成十八年至襄十二年悼公復伯以禮親諸侯故十餘年間而來聘者四外此昭二年韓起執政以上卿將命庶幾以禮來者乎若荀吳之聘黨叛臣而徵諸侯士鞅之聘責牢禮至十有一則非禮之加抑又甚矣魯于宋衞匹也而亦使大夫盟公公又崇采向戌而與盟于國都之外過矣陳邇于楚故入春秋以來惟一聘魯而在莊公之世荊楚未盛之前鄭懼于楚而自輸平以後亦惟一聘魯而在晉悼之時諸侯方睦之日楚三來聘而浸益强故春秋之書法凡三變說春秋者以爲漸進之汪氏曰楚大夫書名書氏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然則挾衆威魯以臣伉君春秋書公子嬰齊亦將謂予而進之乎況蔿罷之來報公朝也公踰年在楚幾不得反而楚使一來謂聖人予而進之謬矣故謂以著楚之浸强者其說猶爲近之而秦使術吳使札義同楚使椒當亦非以其能聘而進之矣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仲孫何以來齊侯使來聘且春秋上不書使下不書聘直書曰來誅桓公之心也桓公以聘齊爲名而實以鎖魯

特會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會有三例特會也參會也主會也其初以諸侯而特會其後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矣又其後以大夫而特會大夫矣其初以諸侯而主會其後以大夫而主諸侯之會矣又其後以大夫而主大夫之會而君若賓疣矣其初以諸侯主諸夏之會以攘夷狄其後以夷狄同主諸夏之會而晉楚之從交相見矣又其後以夷狄獨主夷夏之會大合十三國于申而伯主不復與矣懼楚而通吳會吳以謀楚卒之楚敗而吳强而黃池之會春秋以是終焉通而論之諸侯之特會者多在隱桓以前自有主會無特會參會者矣大夫之特會者多在文宣以後有大夫特會而後有大夫主會者矣以諸侯而主天下之會自北杏始以大夫而主天下之會自鍾離始以夷狄而同主天下之會自宋始有北杏而後有葵邱之會宰周公至溫之會而天王實狩焉而諸侯之亢極矣然後大夫乘之大夫乘之大夫主天下之會而諸侯失政然後夷狄乘之春秋詳而志之得失之故可考矣

隱九年冬公隱十一年夏桓元年三月桓三年春正公會齊侯于

會齊侯于防　公會鄭伯于　月公會齊侯謹

高氏閔曰齊與公連謀爲鄭伐宋也

時來

垂

于嬴

家氏鉉翁曰左氏云吳氏澂曰鄭莊以小張氏洽曰公纂立而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故冬會于防以謀宋爲鄭報怨宋又與好以之案魯陷于歸祊以易許田而未利齊背瓦屋之盟連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兵而伐與國內揣有利齊魯無與也鄭伯愧故相與假王命非以計鉤致齊魯之君王意也其後伯主挾而借其兵力以吞併天子以令諸侯實昉于此

劉氏賓曰凡稱會外爲主時來鄭地則知伐許鄭志也

左傳成昏于齊也

程子曰齊侯出疆淫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桓十一年公冬十有二月桓十二年公冬十有一月桓十五年公

會宋公于夫　公會宋公于虛　公會宋公于　會齊侯于艾

鍾

高氏閔曰公臧鄭忽家氏鉉翁曰二年之及突入國之後不能黃氏正憲曰所闕夫而欲定突是以不憚開兩盟四會惟宋之償屈辱力爲鄭請宋亦故春秋書盟會未有已往來宋地欲平宋伐鄭故數會于魯地齊魯鄭入許今許叔數興公會皆非爲國鄭之難不知人之心宋爲主鄟虛之會是乘鄭之亂以復其國爲民其罪均耳

張氏洽曰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鄟

闕

汪氏克寬曰宋之會不親非慮盟數會之魯欲平宋鄭宋不受齊魯不興師以問之魯將以求賂于鄭魯所能何也故春秋詳之會宋將以爲鄭免書以譏之其賂所以終不能饜虛鄟皆宋地心以相從

闕爲魯地

孫氏覺曰左氏以爲謀定許經無其事此亦未可知也

會以立其位乎高氏爲主

汪克寬曰以爲魯志者謂魯嘗與齊絕至是左氏所謂欲平宋鄭復通好彭生之禍兆也以爲宋志者穀梁於此突故春秋志之所謂會者外爲志也以齊侯爲主理或然二說不同惟黃氏謂也

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爲宋平鄭引宋年素通其妹欲假此魯地名爲證此爲得之

愚案此係齊襄之元故喪未踰年即撥棄前怨爲此會不四年而遂有彭生之禍詳見齊魯交兵表此爲十八年會濼之

桓十八年公莊二十七年宣元年公會定八年公會定十年夏公
會齊侯于濼　公會齊侯于平州　晉師于瓦　會齊侯于夾
杜氏預曰公本與夫人俱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杜氏預曰將討衛之志而書齊侯位而書齊惠之志以不制故不言及范氏甯曰實驕伉而立子頹也　張氏洽曰城濮衛地治黨惡之罪與桓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汪氏克寬曰以尊及卑曰及及者為主信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也　左傳以定公位張氏洽曰會者外為寅救我公會晉師于　谷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　城濮　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欲以歸汶陽之田歸會諸侯之師一見魯說殊不知要而得之之微弱二見當時惟非聖人之正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

已上特會中國諸侯

隱二年春公哀七年夏公哀十二年公
會戎于潛　會吳于鄫　會吳于黃池
何氏休曰書會者惡高氏閎曰吳欲伯諸家鉉翁曰晉哀而其虛內務恃外好也　侯魯先往會之　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也
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越竟

已上特會外裔

成二年公會桓十年秋公
楚公子嬰齊會衛侯于桃
于蜀　邱弗遇
李氏本曰成公以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為會期中背公更與楚大夫會辱已甚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經書公特會者二十與中國諸侯會十

四會師一與外裔會三會楚大夫一會而弗遇一

內大夫特會諸侯

文元年秋公及十六年春宣十四年冬宣十五年春昭九年春叔孫敖會晉侯季孫行父會公孫歸父會公孫歸父會弓會楚子于戚

吳氏澂曰凡魯卿會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張氏洽曰宣公之立黃氏仲炎曰楚子在孔氏穎達曰此與宣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子會齊侯于陽穀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宋兵未及魯而望風十五年公孫歸父會其非　子常親于魯而齊亦納賄惟恐或後見魯楚子于宋同楚子在盟齊侯不肯　程氏端學曰諸侯非王命自爲會罪也況勢軋魯而脇文公之　汪氏克寬曰齊特以不復討等列之不恤君大夫苟兒自營休彼魯敬大國自往會魯國有喪以大夫而親至非果能以大夫不可伉諸侯之禮責會伯主乎　從而與之會　于戚武之是也

哀六年叔還

會吳于柤

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案禮卿不得會公侯大夫專會公侯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氏預曰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受命于晉往會之故曰會吳　汪氏曰是旅見于吳也

內大夫特會大夫

文十一年夏宣十五年仲成五年夏叔襄十九年叔昭三十一年叔仲彭生會孫蔑會齊高孫僑如會晉孫豹會晉士季孫意如會晉郤缺于承固于無婁荀首于穀荀罃于適筐

趙氏鵬飛曰高固蓋忘昏于魯知齊之謀會女故宣伯餽諸穀穀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詳錄之

王氏葆曰大夫交為于無婁為魯謀而解齊地會禮以謀國事諸侯齊之紛也

汪氏克寬曰自文十一年以後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之政大夫擅之矣

家氏鉉翁曰高固自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以國事出宣使大夫夫侯之于途謂事外臣書之以貶

荀首于穀　荀罃于適

荀首于柯

許氏翰曰襄公之時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穀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詳錄之

汪氏克寬曰自文十一年以後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參會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經書公參會者十特會者離會也兩君相見也三以上為參伯者主其會為主琅澤左氏以為合晉楚之成晉伯衰矣黃池之會夷狄主會而春秋先晉晉既不復能主春秋又不與吳為主則亦參會而已矣

隱十年春王桓二年二月桓三年六月桓六年夏四桓十四年春二月公會齊公會齊侯陳公會杞侯于月公會紀侯正月公會鄭侯鄭伯于中侯鄭伯于稷邸　于邸　于邸　于曹

以成宋亂

杜氏預曰謀宋誅其君而稱侯皆為紀當以公于防謀伐宋也

程氏回宋弒其君而四國其成定之劉氏羊為是蓋齊魯方睦家氏鉉翁曰冬甫會于防春又會齊鄭非也

敞曰左氏謂成為平紀與邸皆畏齊故會于中邸惟利是趨春朱子曰春秋大義數之說得之秋歸書之所以貶也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書襄貶

羣纂曰左穀作杞公羊作紀程子以為杞也

左傳紀來諸謀齊難杜氏預曰以曹地曹與會

孫氏復曰此與三年會邸同旨

桓十六年春成十二年夏定十四年公哀十二年公哀十三年公正月公會宋公會晉侯衛侯會齊侯衛侯會衛侯宋皇會晉侯及吳

吳氏澂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報怨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會鄭于其地季氏本曰曹在衛南東北為齊界亦衛齊衛之往來

公蔡侯衛侯于瑣澤

左傳范氏故也

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孫氏覺曰二年之閒會盟侵伐皆爲納厲公突盜突猶居櫟忽魯與晉衛而不及鄭未出奔故諸侯謀伐忽而納之爾

棗纂曰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也于經蓋晉楚爲成春案牽爲衛地在內黃衛侯宋皇瑗盟而卒之西南濬縣之北

秋惡之故聖人削而不書填澤之會經書不及魯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敞以爲傳未足信然春秋事據左氏今仍存之

于牽

瑗于鄄

子于黃池

左傳吳徵會于衛秋汪氏克寬曰春秋先衛侯會吳于鄄公及晉以存中國之名而辭吳盟

穀梁謂嘉其尊王故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于吳晉之上如葵邱宰周公之例矣

外特會參會

定十四年秋宣十一年秋桓二年蔡侯定十年冬齊侯宋公會晉侯會狄于鄭伯會于鄭侯衛侯鄭伯會于鄭侯衛侯鄭游于洮

欑函

季氏本曰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速會于安甫

左傳范氏故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于羣狄羣狄稱王憑陵江漢鄧先與鄭衛盟鄾盟沙矣相公之伯明分義以卑甚矣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桓業而與國往助叛人此道至是一變春秋降而爲戰國矣此特會也

陳氏傅良曰楚方倡九近楚是時楚始僭

此參會也

案外諸侯相會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書會鄧始懼楚世道之一變也會洮會安甫黨亂臣而叛伯主天下自此無伯世道之又一變也

特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書及內爲主也書會外爲主也隱元年及鄭伯閔元年及齊侯皆書及誌內之急

于盟也盟戎書及責在內高氏謂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是矣襄三年公及晉侯盟長樓公朝晉而盟也朝晉而盟者三皆諱不書公獨此書公及異乎襄靈之及盟也與內爲主而書公及者異矣會齊盟者四艾之盟齊僖求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皆齊志也會鄭盟者一鄭突始篡而求盟也會邾儀父盟趡趡魯地彼來而我會之故書會是皆以外爲主矣

劉氏敞曰盟者何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何約信命事而不殺也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亟會盟非禮也

隱元年三月隱二年秋八隱六年夏五桓元年夏四桓二年公及公及邾儀父月庚辰公及月辛酉公會月丁未公及戎盟于唐

盟于戎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

程子曰戎猶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李氏廉曰胡氏以及字畀公蓋用杜預卽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安耶

戎盟于唐

杜氏預曰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

胡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入欲好

趙氏鵬飛曰鄭故也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百三年石門之盟齊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爲與國齊將救鄭鄭好以自安是以爲則地隔于魯不求魯越之盟無以救鄭鄭來渝平齊爲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爲艾之盟

齊侯盟于艾

鄭伯盟于越

季氏本曰懼戎爲患復修舊好

桓十二年丙桓十七年二莊十三年冬莊二十三年閔元年秋八

戎公會鄭伯月丙午公會公會齊侯盟月辛卯公及齊侯

盟于武父

鄫儀父盟于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趙氏鵬飛曰公四會吳氏澂曰隱元年及杏之會桓公既滅遂兩盟皆以平宋鄭今鄫盟蔑七年而隱公懼其見討故盟

程子曰要結姻好也汪氏克寬曰諸傳皆

盟于柯

寅公會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始及齊平也

孫氏復曰公不及北

左傳請復季友也

卓氏爾康曰是時閔公八歲耳哀姜慶父當國豈欲季友之歸

宋不肯平乃寒前日伐邾桓公八年又伐之盟盟鄭突而謀伐邾邾魯不通久矣至小白之入魯納子糾娶仇女今考莊公以為之隔川吳氏因謂宋

桓十五年同伐葛朝至于屢戰至是齊桓文姜葬後求婚于齊魯之世臣自如衛石魯乃始尊崇盟而平求伯欲與魯平故為自盟防而會遇者三碏者為此謀深得當其再伐之怨故邾來

自納幣而如齊者三時事情但季友既出舊地受盟

朱子曰凡事當權時汲汲奔走不憚煩勞奔喪會葬之類義理今桓公名為而且盛飾禰宮以令自安于內以經傳推月即伐邾則雖盟不尊周室若魯不赴非示其配此繼欲而不之時陳方為齊所厚待貶而惡自見

能自克爾非迫于義是叛齊乃叛周也

杜氏預曰結叛晉也

汪氏克寬曰此齊魯

再如陳蔡有所託此而不敢違也

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襄三年夏四定十二年冬

月壬戌公及十月癸亥公

晉侯盟于長會齊侯盟于

樗　　黃

杜氏預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家氏鉉翁曰魯君童為盟之終也固叛晉稚之年晉悼勤于用之交而晉不復能伯禮書以美之矣

外諸侯特盟

陳氏傅良曰外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書苞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幽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吳氏澄曰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以胚胎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幽繼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醞釀秦雄之并吞矣閱世變者知之

隱二年紀子 隱三年冬齊定七年秋齊定七年齊侯定八年冬衛
伯莒子盟于 侯鄭伯盟于 侯鄭伯盟于 侯鄭伯盟于
密 石門 臧 曲濮

吳氏澂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程子曰天下無主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

厲氏啟隆曰天下有伯諸侯無故私相盟

杜氏預曰結叛晉

家氏鉉翁曰于蔑內諱所以長亂故外諸侯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侯盟來告者則書之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

陳氏傅良曰特相盟盟向以齊桓既沒故盟曹南以宋襄鄭今年二卿侵衛皆諸于是再見諸侯無主之盟矣

之始也內外盟必書劉氏賓曰齊鄭之盟李氏廉曰此為齊景圖伯故同盟于蟲師侵之故二君同為

志東遷諸侯無所統春秋亦存而不削者圖復伯之始而鄭實以宋元無伯故今盟此盟以固其謀

一自相為盟也

志世變也齊鄭之黨左右之旨是以後有臧復盟沙是鄭與衛

合天下始多故矣

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皆叛晉也

盟黃會羣會洮皆齊

鄭糾合之事可與陰

公初年對看

參盟

案陳氏于瓦屋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于鄟

陵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晉不復主盟也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大抵兩國相盟為特盟特盟專辭也三以上為參盟參盟眾辭也伯者之盟為主盟主盟尊辭也眾共尊為盟主而聽命焉有主盟而天下之參盟定于一矣齊桓沒而有曹南之盟宋襄圖伯而不終晉伯衰而有鄟陵之盟齊景假納昭公以糾合諸侯而不果納則亦不足以主盟矣

隱八年秋七桓十一年春桓十二年夏秋七月丁亥桓十七年春
月庚午宋公正月齊人衛六月壬寅公公會宋公燕正月丙辰公
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惡曹 盟于曲池 會紀侯莒子盟于穀邱 會齊侯紀侯 盟于黃

黃氏正憲曰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又

穀梁諸侯之參盟于孫氏覺曰去年之冬程子曰杞侯皆當作三國之君嘗伐魯而紀隱二年紀莒盟于是始
家氏鉉翁曰參盟宋勝亦此復爲盟曹之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道也左氏乃云公欲圖侯爲之備而齊人爲首責在宋也東遷盟以新勝魯而結好魯桓與之盟莒以援平宋鄭何也蓋是時多詐故爲此盟示之之初諸侯猶有未釈耳
王者前年宋首連四陳氏傅良曰此郎之齊鄭爲黨齊謀吞紀以不疑俾之弛備而桓公欲援之而不能不我虞是以寄盟既國之兵代鄭今復盟諸侯凡一役而再見三國之侯春秋于參者但人之略之也又盟會伐皆以宋爲首曰參盟莫甚于盟曹故略之
王氏樵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已爲參盟之端然宿小國而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猶不定紀故穀梁首發義于此

僖十九年夏昭二十六年

六月宋公曹秋公會齊侯人邾人盟于邾子杞侯







曹南鄶子會伯盟于鄆陵

盟于邾

左傳謀納公也
陳氏傅良曰參盟于

黃氏仲炎曰宋襲圖是再見伯不能致曹而乃枉王氏錫爵曰此盟益鱗以盟曹曹翦于宋齊景假納公之大義且不服況諸侯乎
家氏鉉翁曰宋公書而卒不能納公則爭爵予之以伯乎曰望伯之略止于如此矣以爲糾合之謀者也
之非予之也齊桓既殁天下不可無伯也

公與大夫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公及大夫盟者六諱公不書者二齊高侯晉處父是也及高侯內爲主婚仇人而盟其使以大惡諱者譏在內而高侯外爲主朝伯主而盟其臣以國恥諱也內爲主晉處父亦可知矣外爲主者罪在外而公之也及晉處父是也

不能自强亦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凡公與强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以自欲與小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以無道加于公也與小國之盟非彼要公必欲爲此盟也

隱八年九月莊九年公及莒二十二年僖二十五年僖二十六年辛卯公及莒齊大夫盟于秋七月丙申冬十二月公春正月公會及齊高傒盟會衛子莒慶莒子衛甯速八盟于浮來葴

陸氏淳曰莒小國也穀梁曰大夫不名無非大夫敢盟公公自君也盟納于糾也欲與之盟耳所以譏趙氏匡曰納讐人之程子曰諱公盟始與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子損禮而盟大夫故讐爲昏惡之大也

家氏鉉翁曰以望國大夫之君而盟小國之臣以異于高傒及處父齊使高傒要魯以盟趙氏鵬飛曰莒魯有讐其儆備也甚矣春秋深怨衛成斬然在喪

防盟于洮盟于向

左傳晉人平莒于我左傳尋洮之盟也趙氏鵬飛曰莒知魯肯平于己前日洮之盟已信矣今將與魯爲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爲平故莒于必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陸氏淳曰晉遏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著其罪

張氏治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耻甚矣故諱之

李氏廉曰處父高傒而爲齊立君公則有書之齊魯均貴焉耳經之中爲會于洮以親至而二國既從衛侯于上以一時之權伉盟則專貴晉人之無以大夫聽命焉則天故擊人雨無影離外君而盟于既公則有狀故去處父族以示洮之盟卒未成也明雖盟大夫內不沒公罪向之會而後成矣不以爲伉也

侃一也處父去氏而高侯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

內大夫盟諸侯

先毋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盟諸侯始于及宋人盟宿宿微國也春秋書之謹其始也至柔會宋公陳侯大夫始出盟公侯矣自是而後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矣公孫敖會三國之君及晉士穀盟矣行父請盟于齊而商人弗及盟非能謹上下之分也求賂故也納賂而公子遂及齊侯盟矣臧孫許以次卿而及晉侯盟赤棘不已抗乎仲孫玃之盟邾于祲祥何忌之盟邾于拔直卑之耳又莫甚者旬繹之盟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聞則世變之極而春秋之書盟亦止此

隱元年九月桓十一年柔莊十九年秋文二年夏六文十六年春及宋人盟于宿會宋公子結滕陳月公孫敖會季孫行父會宿

蔡叔盟于折人之婦于鄄宋公陳侯鄭伯遂及齊侯宋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齊侯弗及盟于邾丘

杜氏預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陳氏傅良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于宿

案胡傳內稱及外稱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八皆微者其地以國子結不貶矣

杜氏預曰盟非魯公陳氏傅良曰大夫而貶意又失媵陳之好故敵諸侯于是始晉遂宿亦與焉有宿國之呂氏大圭曰以大夫君也故為春秋內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意絕而自見者也故內至冬三國各來伐以大夫主諸侯也夫盟諸侯之因與齊宋盟三國之君皆非禮始程子曰鄄之宮室嫁吳氏澂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伐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以往挈之以往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此始

汪氏克寬曰前漢奉世延壽湯矯制發兵蕭望之匡衡謂不可為後法不宜復加爵士先儒謂此春秋譏

成元年夏臧昭十一年仲定三年冬仲哀二年癸巳

孫許及晉侯孫歸會邾子孫何忌及邾叔孫州仇仲

盟于赤棘盟于祲祥子盟于拔孫何忌及邾

子盟于句繹

高氏閌曰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爲此盟趙氏鵬飛曰魯臣是喪使歸會盟自是何纔九月而出會盟薄蓋果于絕齊急于求忌盟拔州仇何忌盟父子之親也晉矣明年齊伐我北鄙禚直是大夫與君鄙而四鄉會晉師爲盟而魯邾之强弱可窺之戰其謀蓋定于知矣赤棘也

汪氏克寬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豈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陳氏傅良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主盟詳五爭盟例不另載

遂事之法

遇

胡氏寧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値于途必有兩君相見之禮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爲邂逅之約有如適値于途者亦謂之遇非矣

汪氏克寬曰公穀釋名義皆謂不期爲遇左氏遇垂梁邱之傳則皆云先爲之約不期而會者古禮也私爲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非王事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書之所以譏之也垂之遇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于不期而遇其爲簡慢詭譎益可見矣凡會莫適爲主以爵之尊卑爲序爵同則以國之大小爲

序

隱四年夏公莊二十三年莊三十年冬及宋公遇于清

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家氏鉉翁曰繼納幣左傳謀山戎也以其未及期衛人來告亂觀社而書著魯莊之病燕故冬公及宋公遇于清急于得耦而求之惟張氏洽曰隱禮以議胡傳春秋志內之遇恐未至也軍旅之事所謂定其者三而皆書及若曰黃氏震曰公亦自知交而後求者歟以此及彼然也志外數會之煩擾而簡其之遇者三而皆以會禮

若曰以尊及卑然也許氏翰曰隱莊之閒皆惡其無人君相見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

已上內相遇

隱八年春宋莊四年夏齊莊三十二年公衛侯遇于侯陳侯鄭伯夏宋公齊侯

垂

遇于垂

任氏伯雨曰齊侯將平宋衛于鄭衛侯既遇垂盖謀取紀是以不敢違齊侯之命又紀侯見難而去也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于清

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以楚伐鄭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于梁邱張氏洽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也

已上外相遇

胥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姜氏廷善曰春秋方盟誓而二國之相

命獨能以言相結不事刑牲歃血則雖未知其事之善惡何如而能不盟則為近正而可取耳

平湖何錫駿校
吳縣吳大椿校

春秋軍禮表敘

晉書禮志曰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晉文大蒐以示之禮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則蒐狩之于禮大矣哉周衰禮制廢壞軍禮尤甚以魯一國言之其始也縱弛忘備强鄰交侵臨時講武淹留異地其繼也權臣僭竊國柄倒持黷武興師征役不息夫子于此蓋不勝世變之感焉故蒐狩之合禮者皆不書于桓莊之狩必書公志非時與非地也則其平日之忘備而國威之不振可知矣昭定之蒐不言公則軍非其軍國非其國君若贅旒然其得失無與于公也而魯

事益不可爲矣爰綜蒐狩之見于經者并大閱治兵與夫乞師獻捷歸俘都爲一編以志魯之遞衰非一日之故云輯春秋軍禮表第十八

春秋大事表十八軍禮

蒐狩

南菁書院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卓氏爾康曰四時之田止書蒐狩蒐狩合禮不書其書者必有故也僖文而後歷五公蒐狩皆不書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議故雖違禮亦不書也昭公八年以後又復頻書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强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頻書以示變耳

李氏廉曰經書狩三于郎以遠書于禚以親仇書西狩本常事以志非常之瑞書書蒐五四書大蒐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書焚一焚咸邱志淫獵也

桓四年春正七年春二月莊四年冬公昭八年秋蒐十一年五月
月公狩于郎己亥焚咸丘及齊人狩于于紅　大蒐于比蒲

公羊曰常事不書此　杜氏預曰焚火田也　高氏微曰蒐春事也　孫氏復曰蒐春田也
何以書譏遠也　放火燒草守其下風　秋興之非正也蒐有　五月爲不時時又有
杜氏預曰周之春夏　令俗放火張羅其遷公　常所矣于紅亦非正　夫人歸氏之喪
之冬田狩從夏時故　教然譏書物也　穀梁曰齊侯也其曰　也易爲不言公公不　高氏閟曰大云者僭
左氏曰書時禮也　正義曰火田明爲田人　卑公之敵所以卑　得與于蒐爾　天子之禮也八年書
案此不以非時書以　獵不言蒐狩者以火　公也刺釋怨也　陳氏傅良曰三家是蒐此書大見三家益
譏遠書也　田非蒐狩之法直書王氏葆曰公及之狩　時舍中軍而四分公　擴
其焚以譏其盡物爾志在公也　室車干乘皆三家
吳氏澂曰越境而與　之師也自是而屢蒐
譽人狩于彼國之地　三家所以耀武爲爾
公于是乎無羞惡之　故桓莊之狩必言公
心矣　昭定之蒐不言公

二十二年春定十三年夏十四年秋大哀十四年春
大蒐于昌閒大蒐于比蒲蒐于比蒲　西狩獲麟

黃氏翰曰八年秋蒐高氏閟曰魯既叛晉張氏治曰蒐而歸子孔氏穎達曰虞人職
十一年夏蒐以爲書而三桓日懼人之圖來會則公親蒐矣而官自修常職公卿不

不時也今此春蒐時已故數蒐焉　不書公以軍政不屬行故不書狩者名氏
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趙氏與穆曰三家分于公而專于三家也　此狩常事本不合書
蒐蓋刺大夫盛强公軍私斂蒐閱軍實以　書之爲獲麟起也
失其政兵戎是講而自固非時非制不足
禮制不興也　言也

軍旅

汪氏克寬曰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
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
常事不書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周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仲秋教治兵
遂以獮皆于農隙以講事則大閱治兵有其時有其地矣桓
公懼鄭忽畏齊人而大閱于八月莊公無故興師久次于外
而治兵于郎非其時非其地而平時之忘備可知矣

桓六年秋八莊八年甲午襄十一年春昭五年春王月壬午大閱治兵

王正月作三正月舍中軍

何氏休曰比年簡徒張氏治曰久次于外軍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以侯陳蔡不至眾心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將雖故申明約束以詳見田賦軍旅表徒謂之大蒐

孫氏覺曰大閱之禮訓齊其眾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

此三時最爲盛大盖李氏廉曰周禮中秋當仲冬之月田事已畢又爲獸盛長取而殺大閱遂以狩春秋無擇故也春秋之八月夏之六月苗家乃振旅大閱但書治兵長乃行大閱之禮以訪晨耀聖人所深罪及于獮狩皆兼及于備不虞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

乞師

陳氏傅良曰內乞師不書乞諸外裔然後書故成二年臧宣

叔如晉乞師不書外乞師不書必盟主而後書故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

僖二十六年成十三年春成十六年晉成十七年晉成十八年晉公子遂如楚晉侯使郤錡侯使欒黶來侯使荀罃來侯使士魴來乞師

來乞師

乞師

乞師

乞師

臧氏夢得曰召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侯伯當召兵而乞師戰楚服今我乃欲與楚講辭伐齊而恃之以勝公陸氏淳曰云乞師者之謀國亦疎矣

杜氏預曰將伐秦也范氏甯曰將與鄭楚明列國之禮小大雖趙氏鵬飛曰楚自累殊不相統屬晉兵非年以來兵交于宋未晉所宜有又非天子嘗及齊也今魯不忍之命故讒之齊之侵伐而遠乞師劉氏敞曰聖人作春于楚使之深入中國秋無不輕外重內至爲天下患其罪可勝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爲重也故伯許氏翰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以救宋猶循厲公故事元年而後無復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諸

主之尊酒以乞師爲文

獻捷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獻捷者二獻者下奉上之辭齊桓獻捷書齊侯所以著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挾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于齊書戎捷而于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外夷也昭昭矣

莊三十一年僖二十一年

六月齊侯來楚人使宜申

獻戎捷　來獻捷

程子曰齊伐山戎得穀案曰不曰宋捷何其捷弱來夸示以威也不與楚捷乎宋也魯聖人書曰來獻抑胡氏曰爲魯諱也劉氏敞曰楚教宋公之也

黃氏震曰獻捷諸侯而伐其國威震天下事天子之禮齊與魯宜人情皆榮之而春秋抑而不予既貶其君稱人又隱其捷乎宋

歸俘

高氏閌曰歸俘終春秋一書而已凡此皆聖人之特筆也

莊六年齊人

來歸衛俘

趙氏鵬飛曰二傳皆以俘爲寶不知俘之爲字訓軍所獲而已未聞訓寶也諸儒多引書序俘厥寶玉不知書序之俘亦訓取也若訓俘爲寶豈可云寶厥寶玉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十六終

新陽汪之昌
吳縣吳大彬校

春秋嘉禮表敘

先王厚男女之別重繼嗣之原爰定昏禮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所以別嫌明微先德後色垂萬世統至深遠也東遷而後禮教不修倫紀廢壞陳靈以君臣宣淫晉文以懷嬴薦寵衛宣有新臺之刺齊襄有南山之行人道同于禽獸典禮棄若弁髦大亂極矣聖人憫焉是故詳其制于禮而嚴其律于春秋自古天子尊無與敵不行親迎之禮娶后則使卿逆上公監之而祭公以專行見譏劉夏以官師致褒春秋志之謹名分窒亂源也十二公之違禮莫甚于莊宣莊公當親喪而主王姬娶仇女而躬納幣宣公倚齊得國結好圖昏卽位未幾速行喪娶有人心者謂宜于此焉變矣內女爲夫人者七其三不克終不

春秋大事表十九 嘉禮

王后

孫氏覺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惟二非禮則書也

吳氏澂曰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遄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荀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于禮故書逆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

桓八年祭公桓九年春紀裂十來遂逆王后季姜歸于京夏逆王后于紀　師　齊

書歸餘皆有故而書鄧季姬之歸不書歸逮歸密而反書歸譏在魯也紀叔姬以媵書宋共姬致二國之媵而亦書賢之也叔姬以孑身而全宗祀共姬待傅姆而蹈烈火秉禮守義嶷然不猝庶幾周公之教猶有存焉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勸也嗚呼昏禮有六而春秋書納幣逆女與夫人至從其重者書之也而或失之略或失之過失之略者輕妃偶而虞不終失之過者諂強鄰而羞宗廟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輯春秋嘉禮表第十九

杜氏預曰天子娶于蘇氏輸曰劉夏逆王左傳卿不行非禮也諸侯使同姓諸侯為后于齊不書其歸此孫氏復曰天子不親之王王使魯主婚故何以書魯為之主也逆取后則三公逆之逆后之期當復命于主昏而過我則言歸以著其非祭公來受命于魯　楊氏士勛曰凡書逆劉夏主也王后天下天子命之逆則逆今若不主昏而過我則孔氏穎達曰劉夏逆趙氏匡曰祭公來謀主后皆由過魯若魯昏昧微者逆之故書祭公不復命于王專直言逆后譏卿不行不譏王不親逆明是王不當逆王后于紀故曰遂以惡之

王姬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惟兩書王姬而皆于莊公之篇則親也文王逆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以為天子之禮莊公之于齊非但不可主齊襄之婚其主齊桓之婚亦未為無譏也但如王氏之說罪有大小故書之有詳略耳不然常事不書矣

莊元年夏單秋築王姬之王姬歸于齊莊十一年冬伯逆王姬　館于外

胡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左傳齊侯來迎其姬孫氏復曰魯桓見殺于齊天子命莊公與書再書又再書者其不書歸于齊則無以王氏葆曰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書者以歸于齊故書之略齊主昏非禮也莊公義以復讐為重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以親仇可離而不離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也劉氏敞曰為讐主昏主桓公之昏其罪小非于也交譏之

逆夫人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納幣逆女夫人至三者昏禮之大節得禮則不書僖公襄公是也國惡諱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是故納幣不書莊公親迎齊納幣則書納幣

使大夫不書交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親迎不書公
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以大夫逆則書莊公雖親迎而娶仇
女故亦書夫人至不悉書大夫以夫人至則書大夫逆而公
中受亦書大夫宗婦覿不書莊公男女同贄則書凡書皆失
禮者也書夫人至正也書入不宜入也書以不以者也婦者
有姑之稱

桓三年公子九月齊侯送公會齊侯于夫人姜氏至莊二十二年
翬如齊逆女姜氏于讙　自齊　冬公如齊納
幣

張氏治曰君臣同紙杜氏謂曰翬逆失之
隱公乃昏于齊以求輕而齊送失之過
配偶不待貶而罪惡見者也

穀梁曰紀履繻來迎女程子謂親迎于其
所館豈有遠適他國以求婦者張氏治主其說洵為有理故此
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凡以不親迎為譏者皆倣之

莊二十四年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先至非正也
孫氏覺曰公親迎于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故書以示譏

穀梁不正其親逆于齊也　告至于廟故書以示譏

杜氏預曰難之也
孫氏覺曰婚禮有六惟親迎則諸侯自迎于境上其他五禮皆使大夫

文四年夏逆宣元年公子三月遂以夫成十四年秋九月僑如以
婦姜于齊　遂如齊逆女入婦姜至自叔孫僑如如夫人婦姜氏

穀梁其曰婦姜爲其家氏鉉翁曰宣公新禮成乎齊也　壹在疚而首遣大夫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如齊逆女所遣者又逆夫人惟此年最略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不書逆者名氏不書之以著其罪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主責文公首紊遄喪之禮
案穀梁之說非是詳見三傳異同表

內女

齊

齊逆女　至自齊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女適諸侯者七適大夫者四適諸侯書歸適大夫不書歸適諸侯書歸者紀伯姬杞伯姬宋伯姬

穀梁其不言氏喪未畢纂曰先儒皆謂諸張氏治曰稱婦宣公畢故略之也其曰婦姜者微廡之婦者其說是也文定于此年之傳從穀梁之以爲親迎者迎于緣姑言之之辭也　夫人穆姜尚存
汪氏克寬曰有姑則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之禮至不稱姜氏穆而稱婦姜者欲速以姑自居也
案不書氏係闕文穀梁之說以爲譏不親迎于竟上終未有定見既曰逆于境上則未入竟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乎

是也鄫季姬之始歸不書歸盟而反書歸齊子叔姬鄫伯姬杞叔姬之始歸亦不書歸而書來歸略其常而著其變也書紀伯姬以叔姬書也逆女逆伯姬也錄叔姬之歸不得不著伯姬之歸也書杞伯姬以伯姬之違禮而亟來書也書宋伯姬以三國之來媵書也歸盟不書而杞伯姬書來不當來也會洮則書來朝其子則書來求婦則書罪伯姬也而所以致伯姬之越禮往來者以魯之卑之非是則杞不得安也歸盟而反不書而鄫季姬書歸不易歸也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罪季姬也而所以致季姬之越禮而爲會者以魯之止之非是則鄫不得歸也歸諸侯者七而逆女一書逆女使卿禮失之略也納幣一書致女一書納幣致女使卿

禮失之過也適大夫者四書逆者二敵也譏公不當與大夫爲主也以大夫自逆則稱字以姑逆則稱婦也書來者一亟也兼高固不當同來也以反馬則不當躬至以歸寧則不當并行也媵待年不書而紀叔姬歸書賢叔姬也外女媵不書而三國來媵書賢其姬也

隱二年九月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隱七年春王莊十二年春莊二十五年紀裂繻來逆歸于紀

三月叔姬歸于杞伯姬歸于杞

女

陳氏傅良曰內女爲夫人凡八見于經恆二十

姬歸于鄫

孫氏復曰不言逆者天下曰亂昏禮曰壞

左傳卿爲君逆也

書歸不書歸者有故焉張氏洽曰媵不書此何氏休曰痛其國滅逆者非大夫也僖二公羊外逆女不書此也齊子叔姬鄫伯姬特書者以其能不忘無所歸也鄫不繫齊十五年季姬歸于鄫何以書譏始不親逆杞叔姬不書歸以爲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者時齊聽後五廟故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也

程子曰親迎者迎于逆者逆紀伯姬吾沒身而後已聖人以杜氏預曰紀侯去國之類是也

其所館豈有委宗廟女遭人倫之變者也是賢可以厲婦行是而死叔姬歸魯紀季

社慶而遠適他國以伯姬喪在殯紀侯失以變例而特書之自定于齊而後歸之求婦者詩稱文王親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卓氏爾康曰叔姬歸全守節義以終婦道迎于渭亦未嘗出疆及焉故詳之也

鄫一事足風千古故故繫之紀而以初嫁先書叔姬之歸以本爲文賢之也之惟書叔姬故于伯姬之歸卒亦詳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儀五年杞伯僖二十八年僖三十一年

春公會杞伯姬來朝其子秋杞伯姬來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歸寧曰姬來出曰來歸

趙氏匡曰非禮而來公羊與其字俱來朝故書耳豈二百四十也

姬于洮

胡傳莊公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寧乎

吳氏澂曰叔姬之次子繼其兄成求婦

陸氏淳曰參議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之數非歲一歸寧之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可謂無恩矣故伯姬也

劉氏敞曰婦人不專家氏銓翁曰于洮非義所以厚男女之別其子隨母以來也諸又來謝過而求平也季氏本曰杞爲魯所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也

張氏洽曰志其來往侯相見之禮父在而家氏銓翁曰志入杞陵故伯姬二十八年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之怨釋也是年晉文來魯今又來求婦求來寧父母疾驅于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

冠有朝外祖之道

何氏休曰禮外孫初公而立卽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行杞伯姬來求婦非二年內女惟兩度歸何氏休曰禮外孫初公而立卽來朝魯而冠有朝外祖之道

張氏洽曰其子蓋年師人其國魯之待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

冠有朝外祖之道

張氏洽曰其子蓋年師人其國魯之待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

人參之舊杞伯與僖始伯諸侯弛兵于是公俱失正

鄰國之好交修以是

高氏攀龍曰時杞惠公爲晉侯之澤也

僖十四年夏僖十五年九
公病欲託其子于魯季氏本曰伯姬莊二
然非禮矣是年惠公
卒成公嗣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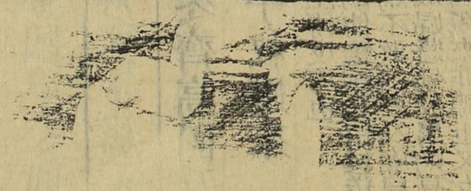
六月季姬及
十五年歸杞至是三
十八年亦老矣而甫
月季姬歸于
公使公孫壽
甸來納幣
何氏休曰伯姬以賢
聞諸侯諸侯爭欲媵
之故善而詳錄之
成禮七見經貞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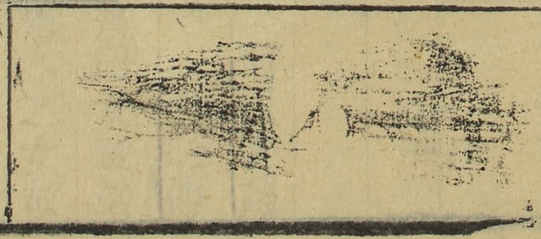
邾子遇于防
邾
使邾子來朝
卓氏爾康曰邾子既
朝魯怒增已解故仍
以書錄伯姬也
左傳邾季姬來寧公復歸邾諸家止以歸隧葬曰古史雖不可
怒止之以邾子之不邾爲于歸生出魯公見班馬以後皆以人
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愛女使自擇配之說之賢否爲詳略伯姬
子之賢尚聞乎諸侯
夫女子于夫家母家有
來朝
蘇氏轍曰公怒邾子
賢行舊史特詳錄
不朝止而絕其昏故
皆曰歸豈必新昏耶之聖人亦因而不革
若女子自擇壻天下書納幣書來媵書歸
遇于防而使來朝非
宋書致女辭繁而不
斷無此理也
殺皆緣末錄本之意
禮也不稱邾季姬絕

成八年夏宋衛人來媵
伯姬歸于宋
成九年二月

夏季孫行父晉人來媵
成十年五月
如宋致女
胡傳伯姬賢行著于
家故致女使卿特厚
齊人來媵
公羊未有言致女者
其嫁遣之禮賢名聞高
此其言致女何錄伯
于遠故諸國爭媵信久
姬也
其無妬忌之行或曰媵
杜氏預曰女嫁三月
之然晉衛已備其
舅姑雖賢豈能聞于數
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遠乎曰古者庶女與家
謂之致女所以致成
非敵者則求爲媵固賢
婦禮篤昏姻之好
爲之擇賢小君則諸晉
侯之賢女自當聞矣以
其過制也

已上內女適諸侯者





文十四年齊文十五年十宣十六年秋成五年春王
人執子叔姬二月齊人來鄋伯姬來歸正月杞叔姬

孫氏復曰子叔姬齊昭公夫人舍之母也歸子叔姬舍既遇弒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執齊人自絕而歸之耳子叔姬

左傳出也 吳氏澂曰常事不書 來歸

已上內女適諸侯來歸者

莊二十七年僖二十五年宣五年秋九冬齊高固及

莒慶來逆叔 宋蕩伯姬來月齊高固來子叔姬來

姬 逆婦 逆子叔姬

陳氏岳曰內女適大趙氏鵬飛曰諸侯嫁黃氏仲炎曰宣公以馬不敢自安及廟見夫則稱字不書歸 女子大夫以大夫同不義得國倚強齊以成婦道使反馬則高江氏克謙曰莒慶微 姓爲主今公自主之自固連昏于齊之大固親來非禮也又女國之大夫而莊公以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夫而不敢違此孟子子歲一歸蓋今見逆

家氏鉉翁曰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杞叔姬書卒書杞伯乃歸此與他悖義之逆喪以歸而鄫伯姬出不同必叔姬自不來歸之後不復見于安于杞非杞絕之也經則善惡優劣不可以概觀矣

女妻之又自爲之主必親迎之而伯姬爲所謂爲人役者也 未易歲而叔姬返來其不君亦甚矣

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 亦非禮也

已上內女適大夫者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隱二年紀履繻來迎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史公于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以爲證後儒承其說因于莊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不正其親逆于齊也謂親迎合禮不書以親迎譬人之女故書而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皆主不親迎之說是則公穀及史遷皆以爲諸侯當親迎千百年來無有異議矣程子獨辨之曰親

迎者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
唯諸侯卽卿大夫亦然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
疆也況其時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說精當足正千古之繆文
定主不親迎之說而又謂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彙纂譏其
未有定見旣曰迎于境上矣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
之則三公子之如齊迎女禮也旣已合禮春秋何以書彙纂譏
文定之無定見而究未發明所以書公子逆女之故則此案終
未結余懷此疑凡數年後乃因而斷之曰程子之說是也公羊
謂譏不親迎非春秋之旨史公所云蓋習見漢世尊崇后家而
援公羊以爲說後儒遂以爲定例過矣鞏與遂之書逆女也惡
其寵逆黨結强援也僑如之書逆女也惡其通國母擅國權也

統觀前後經文而聖人之旨自見與不親迎何涉乎何則鞏以
隱十一年弒君而桓三年卽爲命卿而逆女遂以文十八年殺
子赤而踰年卽肩國喪而逆女此爲結援强大以求逭前日滔
天之惡僑如以成十四年逆女而十六年卽與姜氏謀逐季孟
而出奔此爲專擅國柄以預釀後日竊國之漸比事觀之而書
法之故瞭然矣至紀履繻之逆伯姬以吾女遭人倫之變而特
詳之亦初非以其不親迎也夫逆女使命卿其常耳必以爲譏
不親迎假令婚于秦楚而爲國君者將舍國事之重越千里踰
時月以求婦乎魯十二公之夫人若子氏若姒氏若歸氏均非
若齊魯之近也當日必以大夫迎之而春秋不悉書者此正所
謂常事不書也昭公娶于吳而魯之諸公未嘗涉吳境此當使

誰迎之乎夫春秋之書來逆者若莒慶若齊高固此則親迎矣而春秋書之者惡其以大夫伉諸侯而莊宣二公以國君而自屈故特書之其意各有在亦初不關乎親迎與不親迎也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祖之後世遂成錮案之不可易雖知程子之說之爲是而終莫能撼多爲依稀兩可之論拔本塞源當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

望溪方氏曰國君之禮異于公子士庶人卿逆而迎于境可矣越境而親迎非禮也使親迎爲得禮則莊公如齊逆女當以爲常事而不書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十七終

平湖何錫驊
吳縣吳大彬 校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敘

余作春秋地形口號既竣意有未盡復取所輯五禮表中有鄙見及折衷前說處續成四十四首名曰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凡歷代制作之典禮禮臣之引據與儒者之駁辨各列端緒附註其下貽諸學者用作鼓吹俾知經經緯史具有本末欲達古今之禮者尤不可不通于春秋云乾隆五年三月下浣復初氏又識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十八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十九　五禮源流口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緯史經經昔典型樞機端在一麟經史從託始經垂教尼父心

傳燦日星一

紀事自從周正朔爲邦商權夏殷模夏時冠月支離解歷勘經

文總不符二

周家改時改月春秋之春正月皆夏十一月也李氏廉曰左氏以正月爲建子漢唐諸儒皆以周孟春爲建子之月至宋人始有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書春爲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聖人虛立春字于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遂謂以夏時冠周月然考諸經文總無合處汪氏克寬曰時王之歷國史據以紀事若孔子於筆削之始擅改周歷豈特無王之足以爲聖人之經哉另有春秋時令表

宣聖無非據事書不行卽位自當初宋儒强解從誅削漫謂尼

山天自居 三

隱公元年不書卽位胡文定謂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爲其上無所承內不稟命也先師高紫超氏曰春秋諸侯不稟命而無承者徧天下而孔子以本國臣子首削隱公之卽位以明王法非尊君父不敢斥言之義又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書卽位既誅首惡此後可從末減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也至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尤悖理之甚矣孔穎達據杜氏之說曰隱莊閔僖四君皆實不行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謂孔子修經削之者本于賈服之徒崇之者始于程子而其說暢于東萊文定據以作傳過矣

定無正月桓無王一字矜嚴凜若霜終是簡編脫誤處强求義例總荒唐 四

桓在位十八年凡十四年不書王穀梁曰桓無王也元年書王胡氏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十年書王謂天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謂正桓公之終其立說可謂鑿矣宣亦篡弒何以書王桓既無王而又以元二兩年書王爲正桓公及宋督之罪則春秋弒君之賊多矣前後年無不書王者又將以何法正之耶至定公本以六月戊辰卽位是年書春王三月晉人可見故不書公穀乃以春王二字讀斷謂聖人削其正月以牽合定無正之義先母舅震峰華氏曰正月非定之正月春秋無緣預責其罪經本連下三月爲句公穀首析而二之何與聖人事耶此等皆曲說不可從者也

桓編兩歲闕秋冬自是當年事適逢漫謂王誅乏天討刪除造化亦何庸 五

桓四年七年俱不書秋冬無事可書故闕說者必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故特削之四年不書則以天王之下聘七年不書則以穀鄧之來朝天王與列國之諸侯俱無可望者果爾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又將何說乎其尤誕妄之甚矣

禘祫原來非二名六經傳記歷然明緯書創論分三五從此諸家聚訟爭 六

孔穎達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商頌長發大禘樂歌也而詳列玄王相土成湯禘之即祫明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祫之說出于緯書附合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僖公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唐明皇開元六年睿宗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併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閒合于再殷之義

漢唐王業起衡茅强慕黃虞擬禘郊劉祖帝堯曹祖舜唐宗老子更堪嘲七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有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之文唐趙伯循遂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所據依其實漢晉以來馬鄭王服何范杜孔諸儒俱未嘗有此說也諸儒俱謂禘兼羣廟之主如長發之頌玄王并及相土成湯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惟其合祭羣公故夫人亦得致豈有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與其列者乎禘禮自東周亡而已廢至東漢初緯書盛行張純遂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以告世祖因據以定禮初欲禘帝堯議者謂漢之王業功不緣堯乃止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以高帝爲始祖則禘仍與祫不異曹魏文帝祖舜唐元宗天寶元年神仙之說興乃建玄元皇帝廟先三日行朝獻禮次日有事南郊終唐世莫能改可嗤益甚則皆拘泥祭法攀援傅會失之也萬季野云後世宗廟且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宋神宗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嗚呼禘禮復行于東漢而罷于宋中間千有餘年皆矯誣之虛祀皆由祭法大傳漢儒雜以緯書之說多談不根後世如鄭玄之徒好爲曲說以附益之以拘牽爲復古以增多爲致孝而不知其無當于情實也先王之禮豈如是哉經之可信者莫如中庸論語及春秋皆言祫禘而不言祫禘卽祫也中庸明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而下卽云禘嘗之禮春秋大書禘于太廟禘于莊公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禘之爲合祭羣廟灼然無疑乃必謂追所自出又謂堯與稷契同出于嚳此諸追之說耳詩書及孔孟其言稷契之事屢矣豈嘗有一言及嚳者哉

魯僭王朝微不侔只行祈穀不行郊禘同大雩春秋筆失禮之

中失禮九八

魯僭王禮凡三諦也郊也雩也然郊亦微不同王朝有二郊迎日至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辛至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所用者祈穀之郊而已諸侯祭山川皆得雩魯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異于諸侯祭山川之雩夫魯之僭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皆因其尤甚者書之郊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僭用日至則書或以瀆書紀異書可已不已書雩以過龍見書旱甚書禘以莊公之廟書致夫人書蓋凡合禮則不書也○黃楚望氏曰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始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魯以殷諸侯之盛禮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然郊止祈穀望止三猶未敢盡同于王室也

別子從無祖至尊禮家特論炳朝暾魯如更有文王廟百代烝嘗應祖孫九

杜註孔疏以魯宋鄭衛四國俱有所出王之廟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注云周廟文王廟也昭十九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注云周廟謂王廟也文二年逆祀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注云宋爲王者後得立先王帝乙廟而周制王子有功德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廟鄭之桓武世有大勳故得立厲王廟又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衛亦以康叔故得立文王廟也其傳會左傳周廟之言極謬諸侯不得祖天子況魯以伯禽爲始封祖而周公留相王室故以周公之廟爲太廟魯公之廟爲世室並百世不毀若更立文王廟則不毀之廟有三周有始祖后稷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豈非更超天子而上之乎

告朔朝正係與常文公初廢漸淪亡春秋屬筆無窮意魯論猶傳愛餼羊十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周制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月亦曰告朔因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行之文公以閏非常月故缺不告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至十六年書不視朔是并未嘗朝廟汪氏曰春秋書此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曰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旨

朝正闕祭匪今始在楚何煩特筆書屈辱蠻夷危已甚乾侯同

志失常居十一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魯自文宣以後告朔朝廟久廢而朝正猶存以其爲三始之正也然歲首公之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獨于楚書之者公不奔天王之喪而久留以俟楚子之葬屈辱已甚又季武子專國而取十公畏而久留以俟楚子之葬屈辱已甚又梁曰閔公閔其爲楚所制公羊曰存之以係魯國臣民之望也春秋書公在乾侯三皆于正月亦此意

致廟說宜從左氏穀梁立母最虛浮躬親主喪由夫婦義也如何職獻酬十二

僖八年補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爲致哀姜穀梁則曰立妾之辭也劉向曰夫人成風致之于太廟立以爲夫人楊氏主助曰若如左氏之說則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由是自胡傳以下棄簒所徵引十四家皆從穀梁之說而其實非也木訥趙氏曰先君已死子安得見母于廟之理不詰自屈先師高紫超氏曰夫人指哀姜斷無可疑其不稱姓氏而止稱夫人正與前書夫人氏之喪相照先母舅霞峰華氏曰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若如劉向謂致成風于太廟立以爲夫人則經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之禮以子而冊母古無致成風于太廟使之與祭將爲其婦而成風與助祭乎尤不可通矣愚案其遲至八年而後致者哀姜見討于方伯醜聲昭著實難入周公之廟故僖公疑而不敢即行然業以夫人之禮葬之又以不得不行故遲至八年始行之此情理之宜有者不必以楊氏之說爲疑也

繼統繼嗣說縱橫漢宋明來最不平春秋僖閔爲昆弟三傳先加父子名十三

文二年太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親謂僖公祖謂閔公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註臣繼君猶子繼父胡安國傳曰兄弟不先君臣故三傳同以閔公爲祖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徐氏乾學曰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生可以諸父而死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

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子爲父之服既服子之服豈不可正子之名三傳俱指閔僖爲父子有明證也又禮記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陳澔註云舜受天下于堯堯受之于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宗瞽瞍而宗堯是舜亦以堯爲父矣

父子君臣等大倫生爲君父死稱親王公原不同黎庶昭穆當

從統緒伸十四

宋眞宗咸平元年禮院言太祖廟宜稱皇伯有詔集議張齊賢等曰天子絕旁期廟中安得有皇伯之稱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太祖室宜稱孝孫太宗室宜稱孝子徐氏乾學曰太宗以太祖爲父常情鮮不驚駭揆以三傳譏失禰後祖之義則張公實古之達禮者賈公彥疏周禮冢人掌公墓曰兄死弟及則以兄弟爲昭穆各爲一世春秋之躋僖乃是升僖爲昭以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若兄弟同居昭位矣之逆以爲逆祀則以後羣公昭穆仍自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先公乎最得三傳之意孔穎達之說非也劉氏敞曰生既爲臣臣子例若拘兄弟不相爲後之說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生以臣子事之死以兄弟治之是爲忘生背死高氏閌曰既

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其子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明之嘉靖非特不當考興獻并不當考孝宗當考武宗此不易之論明儒已有言之者

嬰齊爲後本公羊帝室如何與頡頏昭穆自宜嚴世次弟兄相

繼涸倫常十五

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曰爲兄後也公孫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何休謂弟無後兄之義故魯人因而行之孔子據實書之公羊亦仍其舊而傳之爾不然魯豈敢鑿空妄說者乎且仲遂有弒君大惡若嬰齊後歸父仍稱弟而不稱子則固依然後仲遂矣世徒泥兄弟不同昭以承祧傳統爲重原與士庶不同也崑山徐氏辨之曰卿大夫之繼世即與天子諸侯不同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以弟後兄可以兄後弟可甚至以叔後姪亦可生既爲之臣入繼則當爲之服斬衰廟食則曰當正祖禰之號故三傳同以閔公爲僖公之父爲文公之祖胡氏安

國謂兄弟不先君臣此定禮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自當循昭穆一定之序如歸父無子則當立嬰齊之子嬰齊又無子則當使爲攝主以待嬰齊之子之生非如天子諸侯之位不可虛懸以有待者季孫有疾命家臣正常曰南儒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此卿大夫之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

不疑大義重朝廷叱縛姦人聽不煢決獄端須經術士公羊畢

竟亂前經十六

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稱衞太子詣闕詔公卿將軍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士明于大誼不疑所據乃公羊之說春秋哀公三年晉趙鞅納蒯聵公羊傳曰不以父命廢王父命案不疑之斷則是也而公羊之說則非也以春秋謂衞輒爲當立非冉有子貢之疑而問則夫子之意幾幾不白于後世矣

尹氏公羊譏世卿春秋大義炳然明後人衷說鍾巫主强索新奇異義生十七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氏經文爲君氏卒謂是隱公之母聲子此全無義理公羊謂是周之大師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因其告喪以氏書者譏世卿非禮爲後鑒也立義極精先師高紫超先生謂應其說是已則季氏本更謂與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照尹氏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者據此則尹氏是羈旅之臣入隱公之世僅一見無甚關係如何便書于冊恐只是好新之病

鄫爲莒滅事宜眞異姓承祧說好新果爾尼山親斷獄不宜入莒出鄫人十八

襄六年莒人滅鄫文定取公穀之說曰非滅也立異姓耳其說與左氏不同先儒多覆峰華氏曰莒人滅鄫取鄫之始末左氏備書于冊公穀之說不知何據公羊曰取後于莒穀梁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果如此則罪在鄫不在莒謀不目莒出與黃歇呂不韋之事不同聖人不正鄫之罪以爲寵愛妾立異姓以亡宗祀之戒而顧以滅鄫之罪加之未嘗與謀之莒用法可謂倒置矣趙氏匡亦謂鄫果如此經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言莒滅季氏本謂滅人國與自殄厥世其事不同其詞亦當有異聖人豈肯含糊不明使人難曉

子緣母貴肇公羊千載椒房釀咎殃丁傅並稱帝太后怨生王莽禍深長十九

隱元年公羊傳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漢哀帝欲追尊祖母傅太后及母丁姬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稱號與王太后並後哀帝崩王莽秉政修舊怨時丁傅已前卒遁發冢開棺戶周棘其處禍最慘酷趙氏匡謂公羊于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爲證首亂大法信矣

自第二首起至第十九首止共十八首論春秋吉禮

天王宴樂喪中蚤納幣親喪曾不疑天子諸侯俱廢絕只留士禮後八師二十

儀禮載士喪禮三篇而無天子諸侯喪禮孟子亦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至父兄百官譁然則知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久矣觀宣元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而昭十五年傳景王有三年之喪而宴樂已早與天王之貴秉禮之國而闇然無所顧忌其他抑又可知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不待戰國時爲然也今所傳士喪禮以孔子與七十子講明而切究之故能傳其餘王公之禮則不可得而考散見于顧命與康王之誥者皆殘缺無首尾杞宋無徵豈獨夏殷之禮哉

元凱登朝倡短喪一時議出駭猖狂由來註左先差誤經術旋爲倫紀殃二十一

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杜註云時簡公未葬明既葬則爲免喪也昭十五年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杜以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也隱元年歸賵傳弔生不及哀註云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穎達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詔議太子宜終服否預言天子諸侯之喪不同士庶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問所據依預歷引左傳以證且曰書不云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議上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內外多惟駭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令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夫預以一代儒宗至爲短喪之議解經之誤至于如此豈非孟子所爲生心害政

者
哉

列侯曾不葬天王求賻求金轍迹忙從此冠裳成倒置歸賑錫
命紊皇綱二十二

平惠定靈四王志崩不志葬赴告及魯而魯不會致令天家
喪事乏用求賻求金王固可哀而魯之無王亦甚矣而王之
于魯也仲子則歸賵桓公則錫命僖公則會葬一再不已尚
方之賜賁及龍妾爵命之濫不遺一介奔喪而相率久留踰年以
俟楚子之葬君臣上下顛倒已甚

喪中更築王姬館弁冕衰麻兩不宜一綫未忘周禮在于郊不
許接恩私二十三

莊元年春築王姬之館于外杜氏曰公時在諒闇慮齊侯當
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故築館于外以迎王姬以爲庶幾
可以自安穀梁子
以爲得變之正

聲姜卒後毀泉臺總爲蛇妖祓禍災若說郎臺郊野外中宮倆
事惹嫌猜二十四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
毀泉臺孔疏云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
而出毀宮并毀其臺也案如此則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
宮西宮之屬在魯宮闈之內因蛇出而聲姜薨遂謂蛇有妖
其穴當在臺下故毀宮并毀臺劉氏敞謂迷民以怪如臧文
仲之祀爰居信矣公羊謂卽莊公所築之郎臺未成爲郎臺
既成爲泉臺胡傳及諸儒遂謂文公暴先祖之過夫郎地在
今兗州府魚臺縣去曲阜幾二百里爲魯邊境安有二百里
外見蛇妖而國人疑以爲母夫人之祟
無此情理當從左氏公羊之說非也

文公出絳柩如牛篝火狐鳴原軫謀假託先君行號令左公妙
筆亂人眸二十五

僖三十三年將殯晉文公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左公于殽之役發
端書此此原軫預探秦謀假託先君以號令其眾也自秦背
晉與鄭盟子犯先軫憤憤不平久矣又聞秦將襲鄭視晉
蔑如刻欲出師邀擊而恐國中諸大夫有未報秦施之疑故
于柩出絳時假神道設教使卜偃傳宣以惑眾此陳勝之敗

智也左公卻不說破
故至今千載無人曉

自第二十首起至二十五首止其六首論春秋凶禮

盟會初矜特與參屢盟長亂亦何堪覇功既出諸侯一收拾殘
黎得枕酣二十六

盟會例有三兩君相見曰特三以上爲參伯者主其會爲主
特與參多在隱桓之世伯統未興諸侯自擅屢盟數會旋相
背棄兵革交爭無所底止有伯者主盟而諸侯始聽命于一
無復有特會參會特盟參盟而兵革亦少息矣先儒謂聖人
不得已而
與桓文

昭定中閒覇統絕會盟仍復似初年四時之序成功退世運從
茲又變遷二十七

自昭十三年晉昭公合十四國之諸侯于平邱晉之主盟止
于此至昭二十五年爲黃父之會以謀王室而諸侯不至僅
合大夫以謀之天下自此無覇二十六年公會齊侯盟于鄆
陵始復爲參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蓋自莊十三年北

杏至此凡一百六十五年參盟始再見于經自是之後諸侯
復特相會大夫且特相會而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朋
比逐君之賊矣馴至陳氏篡齊六
卿分晉春秋所以變而爲戰國也

汶陽歸自袁婁後桓世何嘗返魯田手劍登壇誇大耳史遷漫
信豈誠然二十八

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云莊公登壇曹子手劍
而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許之案成
二年鞌之戰及齊國佐盟于袁婁齊人始歸汶陽之田八年
晉又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至定十年夾谷之會
復來歸經文所載甚明齊桓魯莊之世不聞有歸田事曹子
劫盟公羊特作誇大語耳穀梁作曹劌史遷又作曹沫列之
刺客傳殊少著實據左傳曹劌論戰係節制之師必不作匹
夫之勇此蓋公羊齊人口授相傳漫以汶陽歸田事移之此
日耳趙氏匡謂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又未
嘗歸魯田孫氏覺亦謂事迹既妄不可以訓

蔑盟不日惡渝盟柯會旋稱信始成一貶一褒同義例妄生穿
鑿致紛爭二十九

柯之盟公穀皆以不日爲信考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穀梁皆曰其盟渝也至扈與葵
邱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
之何前後之相矛盾若此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
無義理者
此類是也

滕杞降同伯子號時王貶黜渺難踪試看子產爭承日鄭國幾

從男賦供三十

桓二年滕子來朝杜預從穀梁說以爲時王所黜胡氏安國
謂如是則春秋不作矣獨其謂孔子貶滕之朝桓更不可通
豈有併其後世子孫盡削之耶趙氏匡謂當喪未君滕凡四
次來朝皆書子豈其值朝魯偏有喪事程子謂後皆屬于楚
滕在春秋又從無屬楚之事其說皆不可通獨程氏沙隨謂
當時諸侯多自貶以省貢賦朱子極取之而引昭十三年平
邱之盟子產爭承以爲證此最顯然者然李氏廉又謂諸侯
降爵惟滕薛杞滕薛可云自貶杞于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
十七年稱子文十二年稱侯僖二十九年又稱子則前說
又難通而欲更取時王黜陟之說愚謂此因貢賦一時之盈
絀以爲升降無可疑也杞于僖二十七年來朝僖怒其禮簡
是秋使公子遂入杞襄二十九年來盟是時晉平公爲杞之

甥率諸侯城杞且使魯歸杞田杞益挾晉之勢從簡禮以要
魯魯史俱不沒其實書之曰子以後終春秋並稱伯此又情
事之顯然者若云時王黜陟不應條升條降
進退無常若是則自貶之說信不可易也

紀本侯封更不疑隱編闕略啟支辭漢家增飾褒封例外戚恩

私國柄移三十一

桓二年紀侯來朝紀本是侯爵緣隱二年書紀子伯莒子盟
于密是闕文程子曰當書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何休註公
羊遂謂紀本是子爵因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以廣孝
敬穀梁註亦謂時王所進爵由是後世遂啟光寵外家之漸
班固外戚恩澤侯表序有云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云
王者不取于小國天子將納后于紀先褒子爵爲侯漢世立
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
則皆不知紀子伯之爲闕文而誤創褒紀之說誤之也

會稷澶淵特筆書宣尼深意顯然據仝經即事明褒貶不用深

文蠹簡餘三十二

桓二年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書會于澶淵爲宋災
故此春秋一經之特筆朱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此

類是也餘皆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更有闕文如紀
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當直斷爲紀侯不用曲說

朝聘往來禮所宜春秋以力定崇卑襄昭旅見朝荆楚滕薛從無報聘時三十三

大戴記朝事篇載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其常也春秋之世以小弱朝强大故魯之所如者齊晉至襄昭之末且旅見而朝于楚而三國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四杞邾各七曹小邾各五鄫子二薛紀穀鄧鄫都蕭叔各一魯皆未嘗報聘

宋虢尋盟華裔併桓文事業一朝更從令禮義冠裳國僕僕南征向楚廷三十四

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虢之盟以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自是魯鄭諸國皆旅見于楚送楚子之葬賀章華之臺以天子之禮事之而楚靈遂獨主盟合十三國諸侯于申滅賴滅陳滅蔡兵終未嘗弭

向戌爲成說弭兵意從休養息紛爭終成和議秦丞相隳卻金

湯萬里城三十五

自向戌弭兵之後晉偃然弛備伯業遂隳楚遷陳蔡許道房申于荆吞滅列國春秋之局從此大變以講好息民爲辭後來秦檜祖此

同盟本出周典禮壇祀方明自昔年同志尊王同外楚紛紛均未是眞詮三十六

春秋書同盟十有六齊二晉十四說者芬如亂絲杜預言服異胡文定言惡反覆止齋陳氏臨川吳氏皆謂同者眾詞或者又謂伯業未盛伯業既衰則書同盟惟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諸侯覲于天子天子爲壇祀方明是爲方岳同盟之禮齊桓懼天下諸侯有弗同故假此禮以號召諸侯同盟自是當日載書之辭故葵邱之盟凡我同盟之人其有不書同者亦當日自不行同盟之禮而書同更非惡之而書同也若如諸儒之說則以爲惡其反覆而書同又以爲許其同欲而書同是後世舞文亂法之所爲聖人書法不如是

自第二十六首起至三十六首止共十一首論春秋賓禮

蒐狩第云譏不時宣尼載筆有深恩特書大蒐同王制昭定中
閒柄倒持三十七
蒐狩合禮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昭定二公書大蒐四
以用天子大蒐之禮也大蒐大閱凡王所舉皆曰大不書公
是時政在三家公不得專國
雖公自行而不書以志變也
出境專行係閫司其餘遂事有深譏匡衡妬媚因經義不許陳
湯斬郅支三十八
春秋凡書遂者皆惡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莊十
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皆惡其
專擅無人臣之禮漢陳湯甘延壽出使外國矯制發兵斬郅
支單于匡衡謂其爲國生事幸不加誅不宜復加簡土先儒
謂得春秋譏
遂事之法
齊襄滅紀志兼并九世之讐最不情一自公羊生異義空教漢
武黷邊兵三十九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葢齊襄公滅之也齊之欲吞紀久矣
自桓之五年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
一一備書至是不書出奔而書大去葢聖人憫之也公羊則
謂爲襄公諱襄公之九世祖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以其能
復遠祖之讐故爲之諱至漢武帝太初年欲遂困胡下詔曰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
流血千里公羊一言
之流毒至于如此
自三十七首起至三十九首止共三首論春秋軍禮
常事婚姻例不書親迎納幣義何居强鄰壓逼甘卑屈仇女親
喪總葛如四十
納幣親迎昏禮之大節春秋合禮則不書僖公襄公是也大
惡諱則亦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納幣使
大夫不書文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親迎不書莊公
娶仇女則亦書莊公書納幣娶仇女而又親納幣失禮之中
又失禮也其餘桓文宣成四君之書逆皆
譏其不親迎左氏以卿逆爲合禮失之矣
仇女爲婚亂紀常丹楹刻桷媚閨房小君覿幣殊恩寵終使身

羅艷婦殃 四十一

莊公忘其父而娶仇女冒親喪而躬納幣二年之閒三至齊
廷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其未至也如齊觀社以炫其車服
丹楹刻桷以誇其富盛親逆而不與俱入既至而覿見有加
于此見夫人之伉莊公之卑異日通慶父弒二君之禍兆矣
春秋自莊二十二年高傒盟防至二十四年大夫
宗婦覿用幣詳書凡十四事以志履霜堅冰之戒

高固來迎子叔姬以臣相伉躐尊卑爲因篡弒求援立屈體成
婚更不辭 四十二

宣五年秋齊高固來迎子叔姬左傳是年公如齊高固使齊
侯止公請叔姬焉至秋而來逆僭宣以不義得國倚齊自固
連昏于齊之大夫而
不以爲恥卑屈甚矣

逆女須親禮典明僑如翬遂著譏評委捐社稷躬迎婦說本伊
川義更精 四十三

隱二年紀裂繻來迎女公羊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
不親迎也太史公外戚傳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

爲證而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四年公孫僑如
之如齊逆女皆譏其以大夫白公穀至史遷皆主其說幾
成鐵案矣程子獨非之曰親迎者壻親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迎婦者
文王親迎于渭自在周境內未嘗出疆況文王當日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言極是合理彙纂從其說故于此三年之傳凡主穀梁譏不親迎者皆刪但不別解春秋所以書逆女之故終是未有定見愚斷之曰公羊之說非也逆女無不以大夫迎者紀履繻來逆女乃因吾女伯姬之遭變而特詳其事如宋伯姬之書公孫壽來納幣非譏其以大夫逆也翬遂譏其寵任篡弒僑如譏其通國母而擅權義在翬遂與僑如而不在逆女必謂譏其以大夫逆則如晉之取女于齊楚之取女于晉俱隔二三千里之遠而必責國君之親往乎其理亦不可通矣故必先破公羊之說而後是非乃定

自四十首起至四十三首止其四首論春秋嘉禮

膝下授經讀左氏老來仍復手殘編廢興典禮千秋訟端緒須從箇裏研 四十四

余年十一歲時先君手錄左氏全本授讀迄今五十二年矣

附歷法口號一首

歷法精明肇太初從前悠繆總紛如春秋連月書頻食漢代初年尚有諸

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朔連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朔連食歷家推算無連月頻食法西歷則謂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或有之連月而食則斷無是也是時周歷法已不准致有此誤武王定歷至此已及六百年後干無能更正至漢武帝用司馬遷等言造太初歷歷法始精密以前歷紀廢壞自周末歷秦及漢初日食及置閏俱錯繆秦置閏多在歲終恆書後九月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晦十一月晦頻食皆是歷法未更正之故也詳見天文表敘後

新陽汪之昌
吳縣汪家鱉校

春秋王迹拾遺表敘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號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號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轅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于夫人虎牢已兼幷于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號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荀賈且爲

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奬篡弒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温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嗚呼以文武成康維持羣圄之天下而淩夷衰微至此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修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强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强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馳跑之馬嗚呼其難哉爰自春秋始年訖於獲麟列王朝之事之散見經傳者都爲一編于魯春秋之內得

二百四十二年之周史亦吾夫子之志也輯春秋王迹拾遺表第二十

春秋大事表二十　拾遺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隱元年　平王四十九年　鄭伯寤生

秋七月使宰咺歸賵仲子之賵冬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十二月祭伯私如魏

隱二年　平王五十年　鄭伯

三月庚戌王崩秋使武氏子來赴于魯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將畀虢公政夏四月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隱三年　平王五十一年　鄭伯

三月庚戌天王崩

隱四年　桓王元年　鄭伯

三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隱五年　桓王二年　鄭伯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案曲沃擅以鄭入伐翼而王復助之旋於是年叛王王復命虢公伐曲沃顛倒不常如此而鄭虢之分左右袒亦于是始

隱六年	隱七年	隱八年	隱九年	隱十年
桓王三年	桓王四年	桓王五年	桓王六年	桓王七年
鄭伯	鄭伯	鄭伯 號公忌父	鄭伯 號公	鄭伯 號公
冬告飢于魯魯爲之使凡伯聘魯戎伐凡伯于楚巳以歸請糴于宋衛齊鄭鄭伯如周始朝王王不禮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杜註周人于此遂畀之政	秋宋齊衛盟瓦屋諸侯之參盟于是始	春使南季聘魯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之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也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侯入朝王	左卿士以王命討之杜註周人于此遂畀之政	王氏樵曰是時已有霸之漸
隱十一年				九月鄭人以王師會邾伐宋入其郛
桓元年				
桓王八年	桓王九年	桓王十年	桓王十一年	桓王十二年
鄭伯 號公	鄭伯 號公	鄭伯 號公	鄭伯 號公	鄭伯 號公
桓二年	桓三年	桓四年		
桓五年	桓六年	桓七年	桓八年	桓九年
桓王十三年	桓王十四年	桓王十五年	桓王十六年	桓王十七年
號公林父	號公 周公黑肩	號公 周公黑肩	號公 周公黑肩	號公 周公黑肩
周公黑肩	夏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	春使家父聘魯曲沃滅翼	春紀季姜來歸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夏使仍叔之子聘魯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伯政遂歸爾	案鄭忽以隱三年質盟向王所至是因王奪鄭政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宋	案是時王室猶能興師諸侯猶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輔嫡長以
桓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二邑由是失鄭	滕子朝魯隱十一年稱侯今降稱子杜氏預以爲時王所黜楊氏士勛曰時周德雖衰尚爲天下宗主案樂正子記滕薛杞宋朝魯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	夏使宰渠伯糾聘魯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將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正義曰隱八年傳云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與鄭伯分王政九年鄭伯爲王左卿士則虢公爲右至此王全奪鄭虢公不使鄭伯復知故鄭伯積恨不朝也

桓十年

桓王十八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虢仲譖其大夫于王曏父有辭以王師伐

桓十一年

桓王十九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二年

桓王二十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三年

桓王二十一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四年

桓王二十二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虢公 周公黑肩

十二邑王所易鄭劉蔡邘之田于鄭者今爲邘之田于鄭者今背鄭歸王王不能復還鄭之田自是鄭之心益失矣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案王定晉誅曲沃多詠支庶名不爲不正使虢公前立哀侯今五國奉天子之命兵立哀侯之弟緡明年不爲不多而卒無功還借四國伐曲沃雖自是莒梁爲秦所滅而諸國皆孱懦無用築王城之險晉阻桃適足損皇威而長榮林之塞東西周咽喉隔絕而王令益不行于天下矣

史記晉世家獻公曰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于是伐虢

虢

夏虢公出奔虞

桓十五年

桓王二十三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春二月使家父求車于魯三月乙未王崩

桓十六年

桓王元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七年

桓王二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八年

桓王三年

虢公 周公黑肩

周公欲弒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冬十月使榮叔錫魯王殺周公黑肩王子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按周公黑肩以桓五年見傳至此歷十四年

莊元年

莊王四年

虢公

莊二年

莊王五年

虢公

莊三年

莊王六年

虢公

莊四年

莊王七年

虢公

莊五年

莊王八年

虢公

莊六年

莊王九年

虢公

秋七月齊王姬卒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　張氏溥曰傳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非也時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亂而緩葬

莊七年	莊八年	莊九年	莊十年	莊十一年
莊王十年	莊王十一年	莊王十二年	莊王十三年	莊王十四年
虢公	虢公	虢公	虢公	虢公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范氏甯曰王人卑者之稱也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四國之諸侯故加名以貴之

莊十二年	莊十三年	莊十四年	莊十五年	莊十六年
莊王十五年	僖王元年	僖王二年	僖王三年	僖王四年
虢公	虢公	虢公	虢公	虢公 周公忌父

冬王姬歸于齊

是年莊王崩經不書是年春齊桓公爲北杏之會以主盟諸侯蔡始不復見周不赴列國不奔喪杏之會以主盟諸侯蔡始折而入于楚也

參盟始不復見　楊氏時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會盟之政由此杏始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秋荆伐鄭侯鄭伯會于鄄齊始齊楚始爭鄭伯

冬諸侯同盟于幽以尊周

鄭子克卒　范氏甯曰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爵爲子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王綱頹倒自僖王始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爲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杜註周公忌父王卿士

莊十七年	莊十八年	莊十九年	莊二十年	莊二十一年
僖王五年	惠王元年	惠王二年	惠王三年	惠王四年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是年僖王崩經不書春號公晉侯朝王王秋子頹作亂五大夫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夏同伐王城鄭伯將周不赴也時晉桓方彎禮命之宥皆賜玉奉子頹以伐王不克以王歸處于櫟秋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創伯而請侯不奔天五穀馬三匹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及鄭伯入于成周冬北門入殺王子頹及子之喪罪當有所歸號公晉侯鄭伯使原以奔衛衛師燕師伐王子頹享五大夫樂五大夫王與鄭伯武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周及徧舞鄭伯見號叔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媯歸于京師實惠后冬立子頹曰是樂禍也憂必及王巡號守王與號公案此係晉獻公之元年適當惠王之元初酒泉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號公請鞶王予之之盉納王乎列諸侯恭行即位入覲之禮又與號鄭同鄭伯由是始貳于王主逆后語事王朝依附列國晉獻貢奸雒矣而王不能行誅黜之典反于喪中宴樂婚娶越二大禮以自取戾何以令萬國威諸侯乎

莊二十二年 莊二十三年 莊二十四年 莊二十五年 莊二十六年

惠王五年 惠王六年 惠王七年 惠王八年 惠王九年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祭叔私聘魯 穀梁其不言使何也 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杞伯朝魯 范氏甯曰杞稱伯蓋王所黜 孔氏穎達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會曲池自此年稱伯經春秋故云爲時王所黜蓋桓莊僖惠不知

莊二十七年 莊二十八年 莊二十九年 莊三十年 莊三十一年

惠王十年 惠王十一年 惠王十二年 惠王十三年 惠王十四年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號公 周公忌父

春齊侯伐衛數之以冬樊皮叛王 王命取賂而還

春王命號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號公入菜氏夢得曰滕薛杞樊執樊仲皮歸于京之降爵皆時王所黜師

秋號人侵晉 冬號人又侵晉 案此晉獻滅虢之由也

案虢於王室無役不有聽命焉者也大國供凡討伐之事悉虢則莫見焉杞子僖以公主之是王之爪牙矛見至文以後則書也晉滅之而王曾無伯亦以是進之也文

何王黜之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莊三十二年　閔元年

惠王十五年　惠王十六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虢公　周公忌父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閔二年　僖元年

惠王十七年　惠王十八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虢公　周公忌父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州之僑曰無德而祿殃將至矣

一言如喑啞然王靈以後雖三國亦莫能之不振一至于此

僖二年　僖四年

惠王二十年　惠王二十二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虢公　周公忌父

僖五年　僖六年

惠王二十七年　惠王三十三年

虢公　宰孔　虢公　宰孔　周公忌父

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荊周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孝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鄭伯逃歸不盟

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來奔遂滅虞而脩虞祀歸其職貢于王

僖七年　僖八年

惠王二十九年　惠王二十五年

虢公　宰孔　虢公　宰孔　周公忌父

夏小邾子朝魯杜氏預曰邾黎來始得王命何氏休曰齊桓公自天子進之

閏十二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僖九年　僖十年

襄王元年　襄王二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宰孔　周公忌父

僖十一年　僖十二年

襄王三年　襄王四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宰孔　周公忌父

春諸侯會于人盟于夏宰周公會諸侯于春鄭子叛王卽狄又春王使召武公內史王以戎難故討王子洮以謀王室襄王定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不能下狄狄入伐之過賜晉侯夷吾命帶秋王子帶奔齊位而後發喪

侯作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

王不救遂滅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臬伊雒之戎同伐京戎于王王以上卿之

公羊宰周公天子之

趙氏匡曰據溫洮傳爲政者也

子崇嘗齊隰朋立晉

惠公

何得直至十二月而

後告喪于諸侯

彙纂曰秘喪至一年

之久恐無此理

吳氏澂曰蓋前年之

冬有疾至今年歲終

乃崩爾

僖十三年	僖十四年	僖十五年	僖十六年	僖十七年
襄王五年	襄王六年	襄王七年	襄王八年	襄王九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宰孔 周公忌父	宰孔 周公忌父	宰孔 周公忌父	宰孔 周公忌父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秋王以戎難告于晉

周齊仲孫湫致之

公羊爲天下記異也

是年冬齊侯小白卒

齊徵諸侯而戍周

僖十八年	僖十九年	僖二十年	僖二十一年	僖二十二年
襄王十年	襄王十一年	襄王十二年	襄王十三年	襄王十四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周公忌父	周公忌父	周公忌父	周公忌父

秋爲戎難告于晉

是年冬齊侯小白卒

齊徵諸侯而戍周

秋秦晉還陸渾之戎于伊川

富辰請召太叔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僖二十三年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五年	僖二十七年	僖二十七年
襄王十五年	襄王十六年	襄王十七年	襄王十八年	襄王十九年
周公忌父	王子虎	王子虎	王子虎	王子虎

夏王召狄伐鄭取櫟三月晉侯逆王王入

遂立狄女爲后通于王城取太叔于溫

僖二十八年	僖二十九年	僖三十年	僖三十一年
襄王二十年	襄王二十一年	襄王二十二年	襄王二十四年
王子虎	王子虎	王子虎 周公閱	王子虎 周公閱
夏四月晉侯敗楚師于城濮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晉侯帥諸侯朝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晉侯復帥諸侯朝王	夏六月王子虎會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王與晉侯爲衛請納王于王城濮作王宮于踐	是歷三十八年矣之王王復不能有而實之地光武以河內開基者自是晉日強周日削矣	是年冬晉侯重耳卒
僖三十三年	文元年	文二年	文三年
襄王二十五年	襄王二十六年	襄王二十七年	襄王二十八年
王子虎 周公閱	王子虎 周公閱	王子虎 周公閱	周公閱
春秦師將襲鄭過周二月使叔服會葬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超乘者三百乘是年冬魯侯申卒	許之秋乃釋衛侯冬使宰周公閱聘魯杜註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	夏四月使毛伯錫魯侯興命晉侯驩朝王于溫魯叔孫得臣來拜錫	王叔桓公
			文四年
			襄王二十九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王赴其喪于諸侯諸侯弔如同盟冬晉以楚伐江故來

文五年

襄王三十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正月使榮叔歸賵成風含且賵
三月使召昭公會葬成風葬

文六年

襄王三十一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文七年

襄王三十二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秋八月戊申王崩
冬十月魯公孫敖來
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葬事雖踰年而未葬
故不稱王薨

文八年

襄王三十三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春毛伯求金于魯
杜氏預曰求金以共
葬事雖踰年而未葬
故不稱王薨

文九年

頃王元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黑臀而立之
冬十月乙亥王崩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
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對曰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可問也

宣七年

定王五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八年

定王六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九年

定王七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冬晉侯盟諸侯于黑
壤王叔桓公臨之以
謀不睦

宣十年

定王八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春王使徵聘于魯
魯仲孫蔑來聘王以
爲有禮厚賄之

秋使王季子報聘于
魯公羊其稱王季子何
貴也毋弟也

宣十一年

定王九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
齊

氏爭政則此二十年內秉政者王孫蘇也而此年稱王叔桓公益知王孫蘇與王叔桓公爲一人矣

宣十二年	宣十三年	宣十四年	宣十五年	宣十六年
定王十年	定王十一年	定王十二年	定王十三年	定王十四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是年夏楚敗晉師于邲晉由是失伯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春晉士會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來獻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爲太傅	王孫蘇 許氏翰曰拓跋魏世高歡覩張彝之變而爲毛召之難故王室生亂心定王在上而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予弟敢以私怨專殺人復之王不能禁無戚乎周

文十年	文十一年	文十二年	文十三年	文十四年
頃王二年	頃王三年	頃王四年	頃王五年	頃王六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秋七月使蘇子盟晉侯于女栗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周公閱 王孫蘇 二月會叔孫得臣來會葬 九月癸酉地震	周公閱 王孫蘇 春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秋七月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執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按周公閱即僖三十年聘魯之宰周公閱也至頃王之崩已歷十八年王孫蘇疑即王叔桓公以其爲王

文十五年	文十六年	文十七年	
匡王元年	匡王二年	匡王三年	匡王四年
周公閱 王孫蘇	周公閱 王孫蘇	周公閱 王孫蘇	王孫蘇 召伯
宣二年	宣三年	宣四年	毛伯
匡王六年	定王元年	定王二年	宣五年
王孫蘇 召伯	王孫蘇 召伯	王孫蘇 召伯	定王三年
毛伯	毛伯	毛伯	王孫蘇 召伯
秋晉趙盾弒其君夷 春正月葬匡王			毛伯
使趙穿來逆公子 四月亟葬			宣六年
			定王四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夏王使子服求后于
			齊

文十八年　宣元年

匡王四年　匡王五年

王孫蘇 召伯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毛伯

宣六年

定王四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子虎之子故曰王孫 詘于晉而趙宣子復之使仍和親則此年仍復其爲政矣

秋甘歜敗戎于邻垂 乘其飲酒也

宣十七年　宣十八年　成元年

定王十五年　定王十六年　定王十七年

成二年　成三年

定王十八年　定王十九年

之無以令天下矣 晉滅赤狄潞氏使趙同來獻俘

年與周公閱爭政致頃王之喪不赴訟于晉而王不直王孫蘇宜卽加斥逐何待于晉乃因趙盾復之之故復使爲政首尾其二十年經匡定兩朝復以爭政故殺召伯毛伯其專肆無上亦甚矣不卽誅戮復使奔晉而晉入復之以天朝之貴不能處置一上卿聽命大國如屬吏典刑安在哉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士亹之原襄公相禮殽烝

王孫蘇

單襄公 劉康公

成四年

定王二十年

單襄公 劉康公

成五年

定王二十一年

單襄公 劉康公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捷于周王弗見使單伐劉康公徼戎將遂襄公辭云云單伯不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按定王在位二十一年王孫蘇擅殺命卿而不能討劉康公生事喪師而不加罰徒以論殺柔郤齊捷以口舌取勝諸侯何畏哉

成六年

簡王元年

單襄公 劉康公

成七年

簡王二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冬晉侯使荀罃士魴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伐劉康公徼戎將遂襄公辭云云單伯不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按定王在位二十一年王孫蘇擅殺命卿而不能討劉康公生事喪師而不加罰徒以論殺柔郤齊捷以口舌取勝諸侯何畏哉

成八年

簡王三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單襄公 劉康公

成九年

簡王四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夏梁山崩

公羊爲天下記異也

冬十一月己酉王崩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成十年

簡王五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成十一年

簡王六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夏周公楚惠事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晉郤至與周爭鄹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成十二年

簡王七年

劉康公 單襄公

周公楚

晉王使以周公之難告魯

成十三年

簡王八年

劉康公 單襄公

周公楚

秋使名桓公賜晉侯命

晉侯帥諸侯伐秦來朝京師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秦成子受脹于社不敬師還卒于瑕

成十四年	成十五年	成十六年	成十七年	成十八年	
簡王九年	簡王十年	簡王十一年	簡王十二年	簡王十三年	
劉康公 單襄公	劉康公 單襄公	尹武公 單襄公	尹武公 單襄公	尹武公 單襄公	
	三月晉侯會諸侯盟于戚執曹負芻歸于京師	七月尹武公會諸侯伐鄭	夏尹子單子會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正月晉變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使荀罃士魴來逆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襄元年	襄二年	襄三年	襄四年	襄五年	
簡王十四年	靈王元年	靈王二年	靈王三年	靈王四年	
尹武公 單襄公	王叔陳生 伯輿	王叔陳生 伯輿	王叔陳生 伯輿	王叔陳生 伯輿	

九月辛酉王崩 春正月葬簡王

襄六年	襄七年	襄八年	襄九年	襄十年
靈王五年	靈王六年	靈王七年	靈王八年	靈王九年
王叔陳生 伯輿	王叔陳生 伯輿	王叔陳生 伯輿	王叔陳生 伯輿	王叔陳生 伯輿
			春王使王叔陳生來戍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五月晉滅偪陽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冬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士匄聽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遂奔	

襄十一年	襄十二年	襄十三年	襄十四年	襄十五年
靈王十年	靈王十一年	靈王十二年	靈王十三年	靈王十四年
單靖公	單靖公	單靖公	單靖公	單靖公

按周室至此非唯不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曰能治諸侯并不能自治其大夫自頃王來云云齊侯許昏王使至此甚五十年爭政陰里結之

凡四見矣每爭不勝則怒而出奔王再三復之猶不止甚至王孫蘇殺二命卿而不加罪王叔陳生至殺史狡以說訟于晉晉復之王不敢不聽直至出奔乃更易其人

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杜註代王叔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環命

杜氏預曰定公即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論舉其終耳因旨而加褒顯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春劉夏從單武公逆后于齊

孫氏復曰天子不親逆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非

正義曰王季子食菜于劉遂爲劉氏諡康公劉夏康公之子即前年傳所稱劉定公是也

臣樂驩而無上君忍恥而含垢典刑至此而支定輒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何迂之甚也

襄十六年	襄十七年	襄十八年	襄十九年	襄二十年
靈王十五年	靈王十六年	靈王十七年	靈王十八年	靈王十九年
單靖公	單靖公	單靖公	單靖公	單靖公

夏四月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諸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葬禮

襄二十一年	襄二十二年	襄二十三年	襄二十四年	襄二十五年
靈王二十年	靈王二十一年	靈王二十二年	靈王二十三年	靈王二十四年

單靖公

秋晉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臣殘餘也將歸死于尉氏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襄二十六年

靈王二十五年

單靖公

是年穀洛鬬毀王宮冬齊人城郟魯叔孫豹來聘且賀城王室其有禮睯之大路杜註郟即王城也去年爲水所壞時齊拔晉欲城之以求媚

單靖公

襄二十七年

靈王二十六年

單靖公

是年向戌爲弭兵之說晉楚合天下之諸侯同盟于宋令晉楚之從交相見

襄二十八年

靈王二十七年

單靖公

十有二月甲寅王崩爲宋之盟故前年十一月魯及宋陳鄭許將見王而歸單公子汪氏克寬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襄二十九年

景王元年

單靖公

初王僧李辛其子括侵期爲靈王御士入李宋公反魯及陳鄭告王曰必殺之不然必害及靈王崩僧括許遂行楚人止之送葬正月朔楚人使魯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五月癸巳王殺王諸侯親送葬至西門之外五月王葬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鄭上卿有事于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印段來會葬

襄三十年

景王二年

單靖公劉定公

是年春諸侯復爲會于虢尋宋之盟讀舊書晉趙孟還自鄭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

襄三十一年

昭元年

景王三年

單靖公劉定公

昭二年

景王五年

單獻公劉定公

昭三年

景王六年

單獻公成簡公

昭四年

景王七年

單獻公成簡公

昭五年 景王八年 單獻公 成簡公

昭六年 景王九年 單獻公 成簡公

秋八月衛侯惡卒來告喪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昭七年 景王十年 單獻公 成簡公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襄頃之喪殺獻公而立其弟成公按獻公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襄公之曾孫

昭八年 景王十一年 單成公 成簡公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時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穢反潁俘

昭九年 景王十二年 單成公 成簡公

昭十年 景王十三年 單成公

昭十一年 景王十四年 單成公

昭十二年 景王十五年 劉獻公

昭十三年 景王十六年 劉獻公

昭十四年 景王十七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昭十五年 景王十八年 劉獻公 單穆公

六月乙丑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

秋單子會韓宣子于原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十月原輿人逐紿而單子其將死乎無守立公子跪尋氣矣冬十二月單成公卒

昭十六年 景王十九年 劉獻公 單穆公

過過將去成景之族略劉獻公成景之族甘簡公無子立其弟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是爲平公

杜註獻公劉定公之子康公之孫名摯

昭十七年 景王二十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晉侯使屠蒯來京師請有事于雒與三塗

秋劉子會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若之何對曰君苟有信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

昭十八年 景王二十一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春二月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

昭十九年 景王二十二年 劉獻公 單穆公

裘弘謂劉子曰容容正義曰于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猛非容也其伐或乎

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因求彝器籍談不能對歸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昭二十年

景王二十三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昭二十一年

景王二十四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春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乎鐘音之器也下者弇則和不宣大者不槬則和四月乙丑王崩六月于物和于聲入于耳丁已葬子朝作亂劉而藏于心今鐘槬矣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皇冬十月丁巳晉籍談

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原伯魯不說學魯閔津使蔡史先用牲于子馬曰周其亂乎夫維陸渾人弗知師從必多有是說而後及之遂滅陸渾周大獲其大人

昭二十二年

景王二十五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昭二十三年

敬王元年

劉文公 單穆公

正月王寅晉人圍郊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立于乾祭而問于介眾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子朝之黨復熾劉單俱為所敗秋七月以王居于狄泉子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昭二十四年

敬王二年

單穆公 劉文公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立于乾祭而問于介眾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晉人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昭二十五年

敬王三年

單穆公 劉文公

夏諸侯會于黃父晉四月單子如晉告急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劉師為王城人所敗周十二月晉籍秦致大輸王取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七月己巳以王出王次于滑晉知躁趙軟辭以難

昭二十六年

敬王四年

單穆公 劉文公

去年六月晉人徵會納王使女寬守關塞于諸侯期以明年及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會吳又云明年將納于滑十一月辛酉晉王王室有亂縣之急師克鞏于朝之黨召

昭二十七年

敬王五年

單穆公 劉文公

昭二十八年

敬王六年

單穆公 劉文公

昭二十九年

敬王七年

單穆公 劉文公

三月己卯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郊北之田處則勤人為禍行則數月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杜註尹氏以二十六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宋伯姬不受功曰滕薛鄫吾役也與薛宰爭言晉士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冬十一月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

案是年王請城成周曰爲伯父憂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二師圍郟至此年註云謂自二十三年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案子朝出奔後又八年而後城成周王室于是乎定

會城成周宋伯姬不受功曰滕薛鄫吾役也與薛宰爭言晉士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冬十一月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

案是年王請城成周曰爲伯父憂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二師圍郟至此年註云謂自二十三年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案子朝出奔後又八年而後城成周王室于是乎定

年也

湛氏若水曰書城成周著尊王之心猶未

鑒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四月辛酉鑒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年也

湛氏若水曰書城成周著尊王之心猶未

而晉急稱如此由政伯盈反逐子朝王子在范趙鞅肯致力故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奉周之典也

是年九月曾季孫意籍以弃楚召伯及劉如出其君孫于陽州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冬十月壬申升文公周

步子羣及東訾弗克棄子朝之亂凡五年而後出奔

年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至此爲三歲

案天王殺其弟佞夫則書此不書首以是爲刑當其罪常事而不書也然召伯盈以反正爲功尹氏固以甲逆而返俱在董轂之下故得就誅戮若毛伯得從子朝在楚不能令楚誅之猶有佞罰非秉不去剛不旺之義矣

夏五月庚寅王子猛卒入于鄩以叛晉不後敢之

昭三十年	敬王八年	單穆公 劉文公	
昭三十一年	敬王九年	單穆公 劉文公	
昭三十二年	敬王十年	單穆公 劉文公	
定元年	敬王十一年	單穆公 劉文公	
定二年	敬王十二年	單穆公 劉文公	

定三年 敬王十三年 劉文公

定四年 敬王十四年 劉文公

三月劉子會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五月盟于皋鼬將長經不書以是爲刑當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云萇弘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

秋七月劉卷卒爲赴于諸侯如同盟諸侯來會葬

定五年 敬王十五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夏四月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定六年 敬王十六年 單武公 劉桓公

春二月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杜註時尹氏從儋翩外叛翩其爲亂武公是穆公子桓公是文公子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定七年 敬王十七年 單武公 劉桓公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蟜牢報伊闕也

定八年 敬王十八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定九年 敬王十九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定十年 敬王二十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定十一年 敬王二十一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定十二年 敬王二十二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定十三年 敬王二十三年

定十四年 敬王二十四年

定十五年 敬王二十五年

哀元年 敬王二十六年

哀二年 敬王二十七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單武公 劉桓公	單武公 劉桓公	單武公 劉桓公	單武公 劉桓公	單武公 劉桓公	單武公 劉桓公
晉逐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龔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來奔秋使石尚歸賵于魯	哀三年	哀四年	哀五年	哀六年	哀七年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	敬王二十八年	敬王二十九年	敬王三十年	敬王三十一年	敬王三十二年	
六月癸卯殺萇弘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正義曰此時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已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至已握國權遂						

與范氏故殺之以說于晉	哀八年	哀九年	哀十年	哀十一年	哀十二年
案天王搜列國陪臣之怒至不能保其政卿王室之聲靈攝矣	敬王三十三年	敬王三十四年	敬王三十五年	敬王三十六年	敬王三十七年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哀十三年	哀十四年	哀十五年	哀十六年	哀十七年
	敬王三十八年	敬王三十九年	敬王四十年	敬王四十一年	敬王四十二年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夏單平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會哀公于黃池					
趙氏匡曰據左氏有					
春衛侯使鄭武子來告曰亂瞶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					

單平公而不書于經者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是兩伯之義分明也

哀十八年　敬王四十三年　單平公

哀十九年　敬王四十四年　單平公

左傳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據左氏敬王崩在此年是敬王以四十四年崩當魯哀之十九年矣世本與此同而

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脤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脤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則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史記周本紀則云敬王四十二年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十二諸侯年表又云敬王四十三年崩徐廣曰歲在甲子六國表起于元王之元年是乙丑則又爲魯哀之十八年卽史記一書而兩說互異與左氏共成三說未詳孰是

案周自平桓之世鄭號分政至敬王時有單平公中閒或兩人或三人見於左傳者爭政凡四其二十八人或出師征伐或與諸國會盟事迹班班可考只號公自忌父林父兩人以名見以後止稱號公或稱號仲或稱號叔至僖五年晉滅虢而止或父子相繼其名字不可得見其奔京師者爲號公醜

云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十九終

漢州張祥齡
太倉畢長虞校